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6nB366

大方禪師語錄

明 行海說　超鳴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吳偉業序
    - 錢廣居序
  - 目錄
  - 公啟
  - 住婁江禪燈菴語錄
  - 歸正圓通普說
  - 拈頌
  - 雜頌
    - 臺山婆子二頌
    - 趙州訪二菴主二頌
    -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二頌
    - 有句無句二頌
    - 萬法歸一二頌
    - 庭前柏樹子二頌
    - 東山水上行頌
    - 因徑山容和尚垂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
    - 徑山索三玄三要總二頌
    - 十智三玄總頌
    - 臨濟七事十九首
    - 賓主句頌
    - 無位真人頌
    - 三玄三要六頌
    - 馬祖一喝三頌
    - 閱歸真總義隨時頌出
    - 閱真性決十則總頌
    - 拄杖二頌
    - 頌天童密雲老和尚二首
    - 明星悟道三頌
    - 頌二祖十一首
    - 杲日麗天四頌
    - 頌馬祖一喝三日耳聾二首

- 頌高峰大師四句偈五首
- 金剛頌
- 四月初八日頌世尊初生公案二首
- 為水牯牛二頌
- 頌法身偈二首
- 法身頌四首

- 源流頌
- 牧牛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回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照
  - 雙泯
- 偈上
  - 和慈受深禪師披雲臺韻十首
  - 和石屋禪師山居韻四十首
  - 扇頭吟二首
  - 滿關偶成
  - 偶占
  - 迎年
  - 詠梅八首
  - 省幻四首
  - 城居
  - 閱詣南頤陳二大師除夕偈依韻荅之
  - 再和詣頤二大師原韻三首
  - 因事偶成六首
  - 示超宗
  - 示人公案八首
  - 閱歸真總義
  - 指示迷塗二首
  - 閱古德種田語和韻四首
  - 和中峰大師警世偈二十首
  - 示本弘

- 顧玄公居士
- 和栖堂禪師山居十首
- 訓後學志行品
- 懸匾額
- 監院朗真請讚

- 偈下
  - 訪雙林山幢大師讀弘覺老人留題和韻
  - 安三世佛座
  - 圓通應化入藏
  - 示參禪四首
  - 又示參禪四首
  - 西徑山八景
    - 天掌峰
    - 雲筆峰
    - 峨眉峰
    - 萬菊軒
    - 浣雲池
    - 驪珠峰
    - 迎暉亭
    - 鰲魚石
  - 和曹溪憨大師韻
  - 示老不回頭
  - 示眾
  - 過臨安訪楊懷眉明府喜建新署
  - 祝徑山費老和尚六秩
  - 付觀察大可錢
  - 和張拙秀才見道韻
  - 奉慰王書翁護法時在佛山二首
  - 顧仰溪居士持祇園魯公見道偈次韻四首
  - 維摩曉日
  - 山居口占 二首
  - 贈太平寺祥符關主出關
  - 贈澄菴關主出關
  - 王俊翁居士呈偈荅之
  - 示本弘菴主
  - 示獨覺二首
  - 天童師翁密老和尚題金山和韻
  - 祝雪竇石奇老和尚壽

- 贈錢履卿護法
- 隨費老人住維摩偶成
- 侍老人過溧陽萬古寺
- 和百峰兄禮祖塔韻
- 警同衣二首
- 示頂覺
- 和瑞洪禪師遊五臺山韻
  - 翠岩南臺
  - 挂月西臺
  - 協斗北臺
  - 錦繡中臺
- 和雪萍法師念佛四首
- 種樹成林
- 和雪竇石老和尚韻
- 宸安護法至菴[言*奉]經
- 贈陸伯貞居士
- 贈石君用居士
- 贈顧君常居士
- 贈穆瑞芝居士
- 贈倪仁毓居士
- 示世愚癡
- 示劉奉泉預修
- 過建平訪石丰法兄
- 贈頤陳禪師
- 和錢維宇居士
- 和瑞光笠雲禪師扇頭韻
- 贈張敬泉居士
- 贈陳君偉居士
- 贈張瑞甫居士
- 贈張吉甫居士
- 示明法
- 贈項秀南居士
- 贈慧生耆宿
- 送蒼霞法兄住牛頭塢
- 和青龍和尚扇頭韻
- 贈錢佩玉居士
- 贈超出
- 李欽安居士

- 朱君昭居士
- 贈公安張居士
- 示姚敬泉居士
- 朱伯卿居士
- 羅奉泉居士
- 龔蔚彝居士
- 李瑞雲居士
- 聞孟卿居士
- 贈濟宇陳居士
- 贈曹奕芳同俊明喬梓
- 朱君令居士
- 贈見月禪德
- 示信甫郜居士
- 贈南山李茂初居士
- 陳敬元居士
- 汪侍蘭居士
- 張尚公居士
- 徐胤蕃居士
- 示王明伯居士
- 示聞悟
- 示超功
- 示大坤
- 示超佑
- 示永覺
- 示汪應鳳居士
- 嘆世
- 謝眾檀信
- 詣南和尚辭院
- 贈齊葵林居士
- 和管有葵居士韻
- 悼香林佛古和尚
- 初夏偶成
- 秋思二首
- 除夕
- 元旦
- 付監院朗真徒
- 付盛夫人
- 贈超凡優婆夷

        - 精進堂滿七
        - 示朗月
        - 示普蓋沙彌
        - 贈張仁甫居士
        - 與普擎禪德
        - 卓菴禪德呈偈荅之
        - 示恒一師
        - 示融和
        - 徐君選居士
        - 示洞然
        - 示普明
        - 贈超覺
        - 示普信
        - 為菴主出關語
    - 佛事
    - 行實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禪燈大方禪師語錄序

粵聞觀至理者，存妙法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於意外。故辭鋒蔚起，精義解頤，大都刊華就實，覿面相呈。是以孤光絕響，久而益新，自非頂門眼正，何由肘後靈符，至於指示迷途，開大知見，具大作略，全提正令，煆煉人天也。慨夫心塵易擁，識境難清，人壽飆遷，火宅輪鶩，枝生節外，淘練未純，雖竊心皈法，未遘機緣。今秋多諸過咎，落寞襟懷，正值大方大師開秘金剛正眼，覷破幻緣，迺知草鞋踏遍，未為親到牢關；箬笠高懸，始見本來面目。每垂片語，皆足為人胸襟，決不肯以壺滴惡水塗污學人。首參天童密老和尚，當下觸著鼻孔；次參徑山雪大禪師，始得四楞著地；後參費老人，懸崖撒手；再進竿頭，結冬述夏，吐氣揚眉，大用大機，蓋天蓋地。幾於法堂印證，欲付堅辭不受，志尤超卓，咸企高風。今且結茅婁土，飽道掩關，極盡離微，掃除知見，土面灰頭，鋤煙灌雨，經行宴坐，雲鳥同棲。其所拈偈頌諸語，余細覽之，玄言奧理，喚醒浮生，如擊石火、閃電光，壹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堰苗矣。噫！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有眼更須參。吾師知見超群，龍天其能捨諸？安得壺瓢秋水、滿衲孤雲，盤譚於天目山頭、浮藍蕩白之中，可乎？

賜進士第國子監祭酒婁東吳偉業拜撰

大方禪師語錄序

向慕天目徑山宗風遐振，遂訪得雙徑明珠堂大方禪師勝道場也。因山中燹火蒼決，復隱婁江，重搆禪燈靜室，與夫縱譚正覺，心境清空。蓋大師生平所尚，不華而實，克究根源。昔年參天童先老人，臭出所合，如脫衣卸甲，素面相呈，若宮商比和、水月相赴，獨不向文字中著腳，祇因其頂門上具眼也。次參徑山雪嶠老人，吸曹溪之無滴，會拈花之儼然，遂挂瓢雙徑，頡頏兩持。已而親近費老人，重其機用，奪縱自由，每於人天眾前多方印證，幾欲付法，無領受意，自甘結茆，晦跡弢名。後老人頻通法翰，招之不果，諸方至今尚其高節。嗟夫！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且其所拈法語詩偈，句外藏鋒，聲前吐氣，露布諸方，活潑縱橫，收放自由，裕後光前，應機接物，從此四眾川湧，龍象雲臻。余廣居同諸檀虔請和尚上堂，當陽露布，掛劍眉間，縱使八面風來，莫不望崖而退。昔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且道興化因甚不肯放過三聖？只為白拈善竊，鬼神所

莫測也。當日和尚出則為人，著有現成公案，字字胸中流出，權衡佛祖，直透臨濟句中三玄三要，眼光灼破四天下。余廣居昔稱道愛落草盤桓，今與法嗣朗真大師亟謀而付之梓，是為序。

整飭關南兵巡道、陝西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奉佛弟子錢廣居頓首拜題。

大方禪師語錄目錄

序文二
請疏一
卷一
　住婁江禪燈菴語錄
　歸正圓通普說
卷二
　拈頌
　雜頌
卷三
　源流頌
卷四
　偈上
卷五
　偈下
卷六
　佛事
　行實
　塔銘

縉紳請上堂公啟

伏以神龍奮鬣，露物外之金鱗；睡虎懸蹄，見空中之玉瓜。天悅人而盡仰，時到理而自彰。敢借一花，側聆半偈。恭惟大和尚傳達磨不傳之心，開臨濟欲開之眼。宏仁接眾而事理雙融，風來水面；苦行救時而有無不立，月到天心。言窮六合，總無一字之與人；德冠諸方，久見三根之普度。廣居等粗究孔氏膚受之道學，深企釋迦心印之別傳。溪聲山色之詞，尚迷門外，那知門內；合掌藏身之偈，未知斗北，誰識斗南。惟我大悲，用出通身之手眼；再見迦葉，扶起當年之剎竿。特詹是月八日，伏冀大轉法輪，廣攝群有。蓋因佈嘉種而望甘霖，不辭執暗燈而求亮火。從此橫說豎說，

欣頑石之點頭；不論有言無言，喜天花之亂墜。廣居等曷勝瞻仰之至。

孫以敬
法弟錢廣居
吳克孝
王瑞國
吳偉業仝頓首拜

大方禪師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超鳴編

住婁江禪燈菴語錄

師於康熙己酉年四月朔日，受闔郡吳、錢、王眾紳衿洎文學居士等請，就菴開堂。拈疏云：「墨光動盪，直射斗牛之墟；瀚海文瀾，泛入獅猊之座。眾中還有見者麼？其或未然，卻煩維那重宣此義。」

指法座云：「高廣甚高廣，平正甚平正，若非毘盧頂上行，誰敢輕身而據坐？」遂陞。

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惟精惟一，乃德乃仁，萬國攸同，堯天舜日。」次拈，云：「爇向爐中，奉為諸大護法、文學、居士等，伏願常作王家良弼，永為法苑金湯。」復拈，云：「者一瓣香，根盤四大部洲，葉蔭三千世界，昔在天童山裏拾來，又於雙徑峰頭證據，今日特為拈出，供養吳江報恩堂上傳曹溪正脈第三十五世先師浮石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坐，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僧問：「天垂寶蓋，瑞氣臨筵，大闡宗風則且置，如何是棒頭消息？」師云：「大方獨步。」進云：「機關藏不得，一劍定乾坤。」師云：「令不虛行。」進云：「此話大行也。」師云：「知恩者少。」監院問：「昔日靈山，今朝禪燈，結角羅紋一句作麼生？」師云：「放光動地。」進云：「若然，則大機大用，覿面提持。」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來。」進云：「萬靈齊合轍，大地盡沾恩。」師云：「且信一半。」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旨如何？」師云：「從來不覆藏。」進云：「日午打三更，還許旁通一線麼？」師便打，乃舉拂子，云：「摩醯正眼，一點分明，蠢動含靈，咸歸正覺。大圓鏡智，宇宙光華，鍼砭乾坤，帝裘永錫。十智同真菩薩面，三玄三要夜叉頭，圓通殿裏遊戲，無礙堂中自在。千佛合轍，一體風流，法輪大轉，且道承誰恩力？」以拂

子打〇相，云：「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現前大眾向者裏會得，縱橫自在，收放無拘；其或不然，山僧打葛藤去也。」隨聲便喝。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張敬川、穆瑞芝、陳奉坡設齋，請陞座開示。師云：「佛種從緣，隨處建立，有緣佛出世，無緣佛滅度，在在體露金風，如水中月。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但有病所在，即用一切藥，所謂佛是眾生界中了事人。今說法者，與釋迦同一鼻孔，同一唱酬也。現在僧是過去佛，過去佛是現在僧，要見過去佛，便請識取現在僧。今之天地日月，古之天地日月，無二無別，故愚者說遠，智者說近。」喝一喝，云：「是甚麼所在，說遠說近，說智說愚？汝等諸人不得向外打之遶。山僧不惜泥水與相離相法，尚應舍處立個生涯，倘能走入不可思議境界，見種種色都盧是個三藐菩提，方見山僧入廛垂手之靈驗也。信佛不信法，大病不服藥；信佛不信僧，夜行不張燈；佛法僧不信，蝦蟆落深井；佛法僧俱信，杲日行空徑。咄！還肯與麼說話也未？」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早參。「鐘聲咬破七條，茅店雞鳴春曉，王登寶殿，野老謳歌。且道：無邊身菩薩即今在什麼處？」拈起拄杖，云：「具通方眼者速速進前，痛領三十；設有不甘，切不可道山僧辜負汝。」曳拄杖歸方丈。
錢履卿、瞿承萱、王振川、張實甫、劉公亮、倪仁毓、項秀峰、秀南請陞座。「臨濟栽松，禪燈種圃，雪峰拋毬，禾山打鼓。他家眼具頂[寧*頁]，這裏符懸後股，鼻孔不解通方，莫怪山僧莽魯。驀地相逢，拳揮足舞，好兒曹，親阿祖，扯碎栗棘蓬，扶起雲門普。且道：承誰恩力？咄！雲從龍，風從虎。」
菴前種樹示眾。喝一喝云：「善來諸仁，發菩提心，種菩提樹，入菩提場，證菩提果。」卓拄杖云：「這一片地上，世出世間，莊嚴佛土，自利利他，輝今耀古，猿抱子歸芳草裏，鳥啼花笑碧溪頭，灼然山門境致，陰濃綠樹，涼兔懷胎，不愧後昆標格，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戍鼓分明，儘可人天取則，鬧市裏識取，天子風流出自當家，百草頭薦取，老僧壁立千仞。」橫按拄杖云：「截斷聖凡路頭，如何通信？」喝一喝云：「心空及第歸。」
卓錫凌霄，示眾。云：「踢倒凌霄第一峰，密移一步看飛龍，三千樓閣咸稽首，百萬松杉盡點頭。御愛峰起舞，棋盤石倒走，瀑布白練懸千尺，引得鯉魚飛上天。不隨鶴去，還伴雲眠，拾松子，煮寒泉，刀耕火種，擊竹歌蓮，年年歲歲，歲歲年年，更有一般堪羨處，猢猻上樹尾連顛。」

錢順宇、張瑞甫、倪仁毓茶話次，師云：「目連至孝的證果，富相造福的升天，清提有頭無尾，隋在泥底，不落因果，不昧因果，如何會取？純陽點鐵成金，黃龍化金為土，大機之用，大用之機，如何領略？明得因該果攝，便會用在機先，一著不來，白雲萬里，眨眼開眸，古佛過去久矣。若是善用心者，說甚忠孝罪福，單單以個事為懷，日就月將，忽然摸著鼻孔，原來原來。雖然如是，直饒恁麼，正好向天下知識手裏討棒喫。」

顧君常玄公、王明伯茶次，中秋小參。拈起拄杖云：「果能體露金風方許掛搭，更有個金風體露作麼生承當？若道千江有水千江月，腳跟下有甚交涉？更云萬里無雲萬里秋，三十棒打折驢腰，有甚罪過？將謂性海無邊明似鏡，白浪滔天如何迴避？若道無邊性海夜光浮，踏倒燈籠略較些子。曹溪指月、馬祖話月，三千里外絕淆訛，鷺鷥尋不見；千手大悲勞而無功，姮娥呈醜拙。普眼大士立地攢眉，盡世界情與無情都盧打在明白裏。苦哉佛陀！奇哉達摩！且道山僧即今在甚麼處？」良久，顧左右云：「諸人鼻孔裏還覺重麼？」呵呵大笑，歸方丈。

示眾。喝一喝，云：「大方獨步，續燄禪燈，打翻千七葛藤，泥牛去後無消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眉毛拖地太郎當，腦後寒光千百尺。餐蒺藜，啖栗棘，十字街頭打栲栳，撫背一文逢人乞。前三三，後三三，樓閣門前竟日閑，釣魚船上的謝三郎。相逢不相識，大赦不放的下載清風，露胸跣足的與他棒喫。且道這老還會祖師西來大意麼？」以拄杖旋風打散。

檀越請開示。師云：「既到三寶地上，要作難遭之想。佛乃慈悲父，法乃救病藥，僧乃破暗燈，盡世間人杳杳冥冥，六根、六塵、六入、六賊，起倒相隨，不肯少刻放下，被他牽入火宅。百年三萬六千朝，黃梁未熟天已曉，鬢已霜，齒已脫，將謂歡歌有幾時？那知扼腕頓足，悔之暮矣！急須念佛、念法、念僧，業海無邊，回頭即岸。」乃豎起拂子，云：「觀音！觀音！是汝諸仁入理之門。」喝一喝，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中秋，眾檀越燒夜香，示眾。云：「水晶盤子托出百億香幢，薰裂人天腦蓋，三世如來千花座上放此光明，照徹微塵國土，廣寒宮天鼓自鳴，帝釋天搖唇鼓舌，闡揚苦、空、無我、四諦、十二因緣，觀音、勢至、四聖、六凡各各顯出神通三昧。天中來的菩薩合掌讚云：『希有，希有！』人間來的菩薩倒退三千里。玉露灑高梧，金星沉碧海，不負佳期，要與現前諸仁造個劫國莊嚴，種無漏因，受勝妙樂。設有個英靈衲子出來道：『老漢耄矣，無端走入人天去也。』」喝一喝，云：「賴有這一路。」

掩關示眾。云：「我本山中人，直心行直行，有佛處不肯住，無佛處急走過，隨墮、類墮、尊貴墮，一向恁麼。而今卻不然，高懸藤笠、束縛草鞋，倒退三千北斗裏藏身，拈一莖草蓋卻山河大地，不愧先宗，或現半身、或呈一面，曲為今時。」喝一喝，云：「踞地獅子了無蹤跡，金剛寶劍一味藏鋒，探竿影草，懶同時尚，摠不作用，出自天然。」遂以手作掩關勢，云：「把斷要津，四方八面來，且道如何相接？」以拂子打〇相，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居士請開示。師云：「生死迅速，事不由人，黃連未是苦，業識茫茫真是苦。急須努力，回光返照，是何端的眷屬？一期途路相逢，忽忽光陰蹉過，紅日決定沉西去，腳跟下事作麼生？不須另立生涯，便可將錯就錯。子哭兒啼，是甚西來大意？喜怒哀樂，好個塵塵三昧；顛沛流連，正是出頭時節。剎那悔過，遍界淨土，切不可道佛無我分，甘墮世諦流布。修行如梓人刻木一般，下得一刀，一處空靈，功不浪施；如陶師治罌一般，增得一些，一處文彩，拈弄摩挲。剋期而成，罪性本空，因邪打正，放下屠刀。咄！我是千佛一數。」

陳奉坡、曹俊明設齋，元旦上堂。云：「卯兔方歸，辰龍出現，舊店新開，隨家豐儉。一切現成，何勞註腳？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山僧直得鉗口結舌，臨濟大師吐氣揚眉，與現前諸人恭賀恭喜。且道不落新舊一句作麼生連？」揮拂子，云：「和氣一天梅吐舌，春風四海柳開眉。」

應三求、徐子章、王愛山、張守溪、顧紹江茶話次，一居士問：「貪生怕死，何得安樂？」師云：「生以不生生，嚴臘水成冰；死以不死死，日出冰成水。來的也是渠，去的也是渠，截斷去來相，且道渠是誰？」喝一喝，云：「但願空諸有，何處不風流？」眾居士禮謝而退。

破關，示眾。喝一喝，云：「鐵壁銀山，當陽粉碎，突出威音舊面目，壓倒人天，剎那三載，彈指圓成八萬門。普賢行者全體作用，燈王如來颺下威光，不是遍界難藏，也要時人知有。抖擻衲衣下青灰，看取將來如何施設？」連卓拄杖，云：「百千三昧應時來。」

李瑞雲、姚敬泉、劉奉泉、朱伯卿、張公安等塑大士登龕，上堂。云：「道場歷劫座，特地遭話墮。莖草現瓊樓，圓通無礙修。機權與喜怒，剎塵無二個。全放與全收，隨處逞風流。」豎起拄杖云：「巍巍金軀，丈六了又丈六。且道無見頂相如何瞻仰取足？」擲下云：「直下來也。」

菩薩入臟，示眾。師云：「盡三千大千世界是如來琉璃腹，百億須彌香水海是如來碧玉藏，經塵沙劫、世出世間不增不減，何須特地

拈來重教安放？雖然如是，不免將錯就錯。」
甲辰秋至新城示自光禪德。「生涯歷遍自回光，明珠體露世無雙，新城高價為舟筏，舊國孤風作棟梁。月下鷺鷥方展翅，庭前柏子乍芬芳，生來不染風塵色，歸去來兮般若香。露迥迥，自超倫，屋梁漏月見吾孫，且道還知老漢落處麼？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白蓮寺陞座。云：「五葉本同條，白蓮藏珠玉，聲價重金風，幽香充一國。舜若多神，咬破指頭，千手大悲，摸索勿得。咄！種是威音那畔來？切忌動著動著，三十棒打折驢腰。」
晚參。師云：「諸緣屏息了，直出古皇前，不生無明草，懶耕祖翁田。松直棘曲，鵠白烏玄，說甚麼心空及第，霜月孤圓？活潑潑，珠走盤，飽嚼寒冰無他技，冷笑猢猻夜[竺-二+欺]錢。」
張敬川誕辰設供，請開示。師云：「松齡六十五，長年不出戶，福祿壽三星，嬰兒不離母。靈芝個裏栽，先天為心祖，知恩始報恩，續得長庚譜。諸佛非汝道，誰是最道者？父母非汝親，誰是最親者？酬德一句親，何用之乎也？且道如何是一句酆？」喝一喝，云：「桃熟千年樹，識取個中仁。」
晚參，龔蔚彝、羅奉泉、陳睿宇居士求開示。師云：「行無越住，住無越行，行住兩相忘，行住裏薦取。孤明歷歷，廓然終始，終始不二自閑閑，獨露堂堂一著子。咄！會也麼？覿面全提，南針直指。」
觀察大可錢公茶話次，師云：「百千菩薩同一鼻孔，萬億如來同一光中，禪燈吹滅暗中行，山僧不在明白裏。且道居士如何得不違古觸今去？」士默然，師云：「幾乎喚做你是個俗漢。」
張敬泉居士塑佛開光，請說法。師乃喝一喝，云：「撐開五眼如千日，放出禪燈無盡光，一一光中有一千葉蓮華，一一華中有尊金身如來，坐普光明殿，轉大法輪，天上人間莫不承此恩力。且道說何法要？」喝一喝，云：「腳下無私者，同遊不夜天。」
張敬川居士塑佛登座、開光，請說法。師以拂子點空，云：「劃破鴻蒙，千聖吐氣揚眉；大地眾生，眼裏空花亂墜。功沾九有，澤被三賢，解開布袋，今日知有。向上一竅，如何領略？不見敬川居士從頂至足八萬四千毛孔、三百六十骨節，處處金光熀燿，正法流通，在在處處不增不減。且作麼生是個知恩報恩的消息？復豎拂子，云：無邊法門，百千妙義，只向一毛頭上薦得，依舊難描畫。」

歸正圓通普說

師云：「佛種從緣起，隨處立宗旨。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土滅。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但有法所在，即同有佛。有佛安身龍天喜，無僧說法鬼神愁。佛者是前輩大聖人，今說法者是小釋迦也。現在僧是過去佛的弟子，過去佛是現在佛的師長。故所於有過去佛者，亦有現在的佛，也還有未來的佛，是名三世諸佛。過去佛者是昨日，現在佛者是今日，未來佛者是明日者也。故為今之天地日月，古之天地日月，無二無別。故此愚人說遠，智人說近。有智愚不等，故有遠近之說。在人不在法。人有利鈍不同，列剎將成四五，工成少許。汝等諸人不得重佛輕僧，又不得信有為之因，不信無漏之果。山僧令汝等與相離相，法上應捨。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其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滿山僧之願矣。汝等再若重佛輕僧者，住相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四相現前，我、人、眾生、壽者，即是胎、卵、濕、化，難免輪迴，頭出頭沒，不得休歇。苦哉！苦哉！《金剛經》云：明明道一合相尚不可得。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畢竟斷疑生信，絕相超宗，方脫苦輪也。敬佛不敬法，大病不服藥；敬佛不敬僧，暗行不點燈；敬佛又敬法，苦口喫涼藥；敬佛又敬僧，福慧一齊增；敬佛不敬師，頑鐵不鉗鎚，廢物成何器，後悔難自追；敬佛又敬師，鋼鐵密爐鎚，寶劍利鋒錆，安邦定國基；師佛都不敬，畜生餓鬼慶，如油入麵裏，萬劫喪本性；佛法師不敬，蝦蟆投深井，汝若信我言，即今就普請。咄！還肯麼？汝若信不及，甘自死在阱，莫怪山僧好。三寶深恭敬，佛祖多來慶，護法諸天喜，歸源達本性。供養佛法僧，曉出日東昇，能破諸障礙，眾罪悉皆崩。佛法僧不敬，瘋癆蠱膈病，此症最難醫，甘心喪己命。知過速須改，因邪忽打正，一念自知非，超凡越四聖。信者便是佛，受者俱是法，奉者真是僧。」又云：「信受奉行佛法僧，行住坐臥任騰騰，繁興永處那伽定，常在那伽永處興。豈不聞僧問臨濟大師：『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開示。』濟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明是。三即一，皆空而無實有，如真正道人，念念不間斷。達磨大師從西天來，只是覓個不受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至釋迦牟尼佛傳到我天童老和尚六十七世，似青天白日一般，佛佛授受、祖祖相傳，有何疑慮處？有甚淆訛處？山僧苦口再三奉勸，汝等不得顛言倒語，白日青天只管說夢，重佛輕僧罪犯彌天，不知不覺帶累汝等墮在我慢山中，無有出期，後悔難追，莫怪山僧不道好。當初調達謗佛，至今在地獄中未得出脫。汝等重佛輕僧也，山僧請問你，咄云：『走來。佛是何等樣的面

目？是恁麼臉嘴要去著重他瞥？佛曾向汝等說話麼？』山僧不惜口業，索性向汝等從頭至尾下個註腳。」喝一喝，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非青、黃、赤、白、黑，豈但與汝等著重的麼？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或香象、或梓木、或增減二塑、或金裝彩漆一切等相，此乃莊嚴佛土也，為中、下二根建立者也。中等之人見相而拜者更多，下等之人見相而不拜者亦不少。古德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汝等信不及者，我舉州中內外菴堂、寺宇與汝等一一拈出，了然明白，只看大悲殿裏大悲菩薩即是頤師啟造，放生池上是鷲菴師鼎建，極樂、大覺二庵俱是肖溪孔居士為首成置，與詣大師、一老師二位承任，功成七、八矣。還有內外、新舊、大小等剎不可筭數，俱是僧家所為，並不曾有泥塑木雕的佛像刱立者也。故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耳。一體三身，具足圓滿佛法僧，名為三寶，並不曾有外得者，亦名自性常住三寶。故所以自性常住三寶，能建立世間常住三寶也。從無相三昧中，流出神通妙用，建立世間無盡殊勝莊嚴功德，引誘汝等發菩提心，向三寶中成等正覺，共證無生，令汝等歸信恭敬三寶。爾等諸人，開口動舌，無不是罪；舉足動步，無不是業。忙忙業識，無本可據，造罪恒河沙，作業滿大地，向三寶前求哀懺悔，仗佛威德之力，拔除汝等萬劫千生罪根，一時頓脫，直趨無上妙道。佛祖宿願而來，度脫有情，或頓者，一句了然超百億，或漸修者，或起過法名者，或三皈五戒者，種種方便，種種度脫者，種種熏習，汝等也知因識果，俱是僧家攝授。汝等貴在信受奉行，名為佛子，當行正道，篤信無疑。何故反謗師長，錯認泥塑木雕的為佛，輕師重佛？此等之流，真正外道邪魔，地獄種子，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汝等不得斬頭覓活。豈但善知識師長分上，一概僧道分中，讚嘆者生福也。無論老少貴賤，悉皆不可毀謗他人，隱惡而揚善，名為佛子，何況知識師長乎？古德云：『寧可葷口念佛，不得素口譚僧。』你看目連尊者證阿羅漢果，清提老母打僧罵道，至今不能證菩提，尚不能脫塵。汝等速須回向三寶，反邪歸正，復本還源。此乃真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是如語者。大善知識，高僧德重，夙有願力，飛錫而來娑婆世界，建法幢，立宗旨，專為汝等，令汝輩皈依自性常住三寶，或三皈五戒，名為根本戒，亦名成所作智。諸佛菩薩祖師，俱從戒定慧中，得超凡越聖的基本也。與汝等說受者，是佛說耶？是法說耶？是僧說耶？汝等向這裏定當一回看。汝若定當不出，臨濟大師先說了也。」咄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耳。就是儒教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說不偏不倚之正道也。唯有孔仲尼門下弟子七十二賢，師師授受，無聞毀謗師長者，欺慢訓導者，也決無此。禮天地君親師，四恩難報，要人尊敬長上，名正言順，盡忠盡孝，盡始盡

終，寧為忠臣烈士，不可作佞臣賊子。請看岳賢公，精忠報國，美名萬世。秦檜夫妻，臭名千載。雲長公忠義，後遇普淨禪師點撥，頓超三界。目連孝母，獨證四果。富丞相廣作福田，積功累德，還在天宮安樂受享。清提夫人，有頭無尾，至今還在輪迴未脫。善惡果報，明如杲日，絲毫誰昧。純陽大仙，拜見黃龍禪師，超脫沙劫浮遊夢幻。故以無師自悟者，盡屬天魔外道。古人大悟之後，再見明師印證，親近高德。雖然如是，各有時節。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正當與麼時是如何？」喝一喝，云：「還知落處麼？無生法忍，惟我空門中雖有龍蛇混雜、凡聖交參，無所不至、無所不為甚多，種種敗壞法門者亦不少，種種露佈不可筭數。」呵呵，云：「還有大聖、大賢、大善知識闡揚大教者，海內大剎普天匝地甚廣，人所共知，不言盡曉。就是儒門中也有高上之士，古今與來綿綿不絕，不肖者亦有，不是說道看了不肖者自生退屈，難道盡是不法者麼？也有高低不等，只看維摩居士，靈山會上三萬二千大阿羅漢、無量恒河沙不可說不可說等菩薩，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悉皆供養，種種如意。文殊菩薩、七佛之師，與維摩問疾，與釋迦牟尼佛無二無別，故稱不二法門。如今居士之稱，莫作等閑看了。既稱居士，要與維摩一樣行事，方稱居士。既擔當居士名號，不見僧家之過，是名真維摩也。過去者是古居士，現在者是新維摩耳。真正護法人，不見三寶過。護惜三寶者，如護眼中之珠，是名活韋馱也，亦名護法諸天菩薩。古德云：『天、人、阿修羅，皆歸第一義。』要汝等斬新條令，回向三寶，永不退轉。皈依佛法僧，不是教汝等皈依有相佛，即相離相，離相見佛，一體三身。三身者何？法身者，是汝等自己清淨佛也；報身者，是汝等色身佛也；化身者，是汝等妙用神通自在佛也，亦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山僧與汝等下個註腳，能淨即釋迦，慈悲即觀音，喜捨即勢至，直心是彌陀，平等即彌勒，能說即文殊，能行即普賢。《法華》云：『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耳。開示汝等悟入無生法忍，所以種種言辭、種種譬喻，說三車在門外，令汝等快出三界塵勞，永離諸苦，證安樂境界，獨證真常，恒不退轉。種種布施、種種供養、種種莊嚴、種種如意，唯會一乘之道，成正等覺，與諸佛、諸祖、諸大善知識、古今尊宿，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孔出氣，把臂共行，要汝等知過必改，得能莫忘。人身難得，中國難生，善知識難遇，佛法難聞。黃龍禪師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努力，努力！至囑，至囑！山僧坐視不禁，只得搖唇鼓舌，一片婆心，牽枝引蔓，不覺葛藤滿地，一場漏逗。忽有個傍不肯的出來，拽下禪床，痛搥一頓：『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心說性，說黃道白。』山僧

與他結個同參，云：『感恩不盡。』把手牽君行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
大方禪師禪燈語錄卷一終

嗣法門人超鳴編

拈頌

世尊初生。

「世尊眼空四海，可謂旁若無人；雲門令行千古，未免傷鋒犯手。這二老為人，一個向高高山頂立，一個向深深海底行，看來也是同坑無異土。」

四顧周行全體彰，大方獨步勢無雙，雲門一棒掀天地，千古兒孫任舉揚。

世尊，明星悟道。

「世尊夜睹明星，大似開眼作夢，說甚麼妄想執著，證得證不得，何不向明星未出時薦取，何等勦絕，更說甚麼智慧德相，累及後人，牽枝引蔓，葛藤滿地。」

抬頭忽覺滿天星，大地眾生豁眼睛，試問當年何所得？和泥合水向人傾。

拈華微笑。

「世尊拈華，年老心孤；迦葉微笑，知恩有地。檢點將來，二俱不了。海上座當時纔見他舉手處，咄云：『不勞拈出。』免得後代兒孫承虛接響。」

一枝拈出大家看，百萬人天盡被瞞，微笑頭陀親薦得，燈燈不絕古今傳。

女子出定。

「女子無端特地，瞿曇隨人起倒。文殊罔明，各見一邊。且道是那一邊？咄！若向這裏會得，不勞彈指。其或未然，正好朝打八百，暮打三千。何故？不合白日青天，惑亂人家男女。」

出定入定，瞿曇正令，瞎驢成隊，不顧性命。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世尊無風浪起，文殊隨流入流，總與他三十棒，縛作一團，拋向大洋海裏，免得許多起倒。何故？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月印波中徹底寒，澄潭那許臥龍蟠，五湖四海途中客，盡被渠儂把釣竿。

罽賓國王斬師子尊者。

「大似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

擲劍揮空勢不還，翻身師子箭離弦，君王手段天然別，兩臂如何保不全。

殃崛產難。

「將謂黃面瞿曇有神仙秘密之方，誰知只得一味平胃散，待婆子欲產未產之時，一口吞下，瀉得肚裏乾乾淨淨，免得饑厮煎、餓厮炒。雖然如是，即如殃崛送語未到之際，先已產下，看這平胃散向甚麼處著落。當時若問海上座：『有何法能免產難？』向他道：『覓女人相了不可得。』」

殃崛傳言是禍胎，瞿曇一撥眼方開，從來賢聖不曾殺，母子團圞笑滿腮。

城東老母，不欲見佛。

「老母不欲見佛，可謂口吞佛祖，氣宇如王。雖然如是，回顧東西，總皆是佛。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若向這裏薦得，無佛無魔；這裏承當不下，一任泥堆加土。」

東城老母大奇哉，八面玲瓏正眼開，大地眾生同一體，個中那有二如來。

德山托缽。

「德山托缽下堂，垂鉤四海。雪峰云：『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麼處去？』錦鰲衝浪來。德山低頭歸方丈，前箭猶輕後箭深。峰舉似岩頭，一人傳虛。岩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陷虎之機。山聞，召岩云：『汝不肯老僧那？』好手手中呈好手。頭密啟其意，紅心心裏中紅心。山明日果與尋常不同，殺人刀、活人劍。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在。據虎頭、收虎尾。如斯舉揚，大似龜毛丈二、兔角八尺，錯下名言，與末後句有甚交涉？且道如何是末後句？鶴有九皋方展翅，馬無千里謾追風。」

垂鉤四海釣獰龍，衝浪錦鱗膽氣雄，一釣雙鰲布大雨，普天匝地起清風。

九峰因石霜遷化，眾請首座作住持。

「峰云：『若會先師意，即住。』首座積功累德，於生死岸頭去住自由，甚為奇特。爭柰未具正知見在，向一色邊坐倒，故以一條白練作死法會，卻被九峰勘破，一場敗闕。當時若問海上座：『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只向他道：『寒光爍爍射坤維。』待九峰擬議不來，即便震威一喝，云：『切莫辜負先師好。』總教九峰亡鋒結舌，一代住持定是有分。」

香煙堆裏露全身，坐脫立亡據本真，不是九峰虔侍者，石霜一脈溺沉淪。

馬祖與西堂藏、百丈海、南泉願同玩月。

「馬祖父子雖然舒卷縱橫，各顯家風，未免弄巧成拙。海上座一一與他點出，正好供養，畫餅充饑。正好修行，泥裏洗土塊。拂袖便行，只成擔板。獨超物外。唵蘇嚧嗯唎娑婆訶。」復云：「這一隊不唧溜漢，總被一串穿卻了也。還有共相證明者麼？三個猢猻夜[竺-二+欺]錢，天明走盡空狼籍。」
父子同心家業盛，弟兄和氣世情長，普天皓月千江印，匝地清風四海揚。

南泉斬貓。

「南泉全提正令，趙州符到奉行。二大老雖然臨時，殺活縱奪可觀。仔細檢點將來，也是破草鞋。還有與南泉把臂共行者麼？」舉手擊香几一下，云：「一刀兩段俱揮盡，大家活弄死貓兒。」
一刀兩段絕疏親，殺活全提亙古今，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馬祖遣人送書到徑山國一欽禪師，作一圓相。

「馬祖到即不點，國一點即不到。諸人還識二大老麼？一個鼻頭兩孔竅。國師道：『欽師猶被馬師惑。』好本多同。雖然如是，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馬師密叩徑山翁，盡在空圓一點中，無柰國師輕漏泄，誰知千里有同風。

普化同臨濟赴齋，掀倒飯床。

「臨濟慣作白拈手段，驅耕奪食；普化到處徹底掀翻，不留朕跡。或有人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只向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驅耕奪食驗英雄，盡底掀翻絕始終，驚得主人渾喪膽，毘盧頂上任西東。

乾峰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

「乾峰據虎頭，雲門收虎尾，雖然唱拍相隨，拳踢相應，未免通身泥水。且道不落廉纖一句作麼生？處處無私空合空，法法皆歸水投水。」
當機一句絕羅籠，電捲星馳空合空，二種光兮三種病，眉毛睫上隔千重。

馬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

「這僧與麼問，大似二八女子不繫裙。馬師與麼荅，也是憐兒不覺醜。當時海上座若在，請師直指西來意。只向他道：『合取狗口，更說甚麼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恁麼批判，還有優劣也無？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四句離時全體現，百非絕處露堂堂，馬師何必空饒舌，累及兒孫亂度量。

乾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

「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乾峰舉處莫瞞盱，具眼禪和仔細看，覷透雲門關捩子，轉身猶覺骨毛寒。

打鼓陞堂普請看，雲門出眾被人謾，乾峰落二回方丈，各自歸寮倒剎竿。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掀倒禪床。」

「院云：『這瞎漢！』這僧雖有沖天之氣，且無入地之謀，南院全提向上，未免傷鋒犯手。若有人問海上座！問：『壁立千仞。』便震威一喝，何等勦絕？免得他掀倒禪床，堪作箇甚麼？」

赤肉團邊用最親，主賓有理實難伸，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隨金剛齊菩薩云云。

師云：「謾別人即得。大慧云：『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麼？』云：『疑則別參。』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云：『也要大家知。』法眼云：『障蔽魔王覓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云：『青天白日不得說夢。』恁麼批判，且道合古人意？不合古人意？即今莫有知海上座起處底麼？」喝一喝，云：「人情盡處難留跡，家破人亡四壁空。」

魔佛空爭不識他，金剛擊碎野狐窠，迥然突出無遮障，六臂三頭唱凱歌。

雲門聞聲悟道。

「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領取鉤頭意。」舉手喝一喝，云：「且道是聲耶？是色耶？是饅頭耶？是胡餅耶？若向這裏定當得出，許伊具一隻眼；若定當不出，海上座自道去也。」復喝一喝，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聞聲見色道明心，廓露當陽手眼親，收放縱橫由在我，一回拈出一回新。

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

「佛云：『過去龍光佛波斯恁麼問。』含元殿裏更覓長安。世尊恁麼荅，穿過髑髏，知音者少。二大老與麼問荅，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不落賓主一句又作麼生？一箭落雙鵰。諸仁者！且

道無說無聞如何話會？只向他道：『碗脫丘。』」又云：「碗。」
主賓問荅廓然傾，兔角龜毛覿面呈，兩眼分明對兩眼，空爭魔佛可憐生。

臺山婆子二頌

無柰臺山這老婆，如何特地起干戈，趙州勘破空饒舌，堪笑行人錯過多。
臺山婆，臺山婆，指點師僧能幾個？突出叢林老作家，歸來報道親勘破。勘破了，沒來由，帶累諸方成話墮。

趙州訪二菴主二頌

到處逢人便下鉤，大都好本共同酬，等閑消息誰能測，收放縱橫得自由。
菴主拳頭豎最親，趙州關捩少知音，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二頌

新婦騎驢阿家牽，首山一句老婆禪，今朝特地重拈出，六臂三頭任往還。
新婦騎驢阿家牽，覿面當機信口宣，鄰舍喜逢今日至，笙歌引送畫堂前。

有句無句二頌

勘破溈山老古錐，葛藤樹上蔓支離，禪床掀倒呵呵笑，天上人間更有誰？
笑倒溈山這老魔，大家胡亂唱巴歌，泥中有刺誰能委？烈燄堆頭長綠荷。

萬法歸一二頌

萬法歸一一何歸，分明直下廓離微，祖師心印明如日，爍破乾坤遍界輝。

行腳師僧個問頭，七觔衫子出青州，句中若得真消息，動地驚天出眾流。

庭前柏樹子二頌

趙老庭前柏樹子，蒼蒼自古蔭禪林，參天踞地無人會，摘葉尋枝直到今。
庭前古柏翠幽幽，直指禪人當下休，無限婆心何太切，五湖衲子豁雙眸。

東山水上行頌

雲門拈出無生句，諸佛分明絕覆藏，無柰衲僧猶不薦，東山水上亂商量。

因徑山容和尚垂問：「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領取鉤頭意。」山云：「罔明因甚出得？」師云：「莫認定盤星。」山云：「鉤頭意在甚麼處？」師便禮拜，云：「請和尚歸方丈。」便行。師拈云：「伸手原在縮手裏。」又云：「高著眼。」頌云：

誰家女子太無端，定裏如何有許般，今日從新親看破，通身慶快骨毛寒。

徑山索三玄三要總二頌

三玄三要句難分，兔角龜毛眼裏塵，玄要皆空非實有，一番提起一番新。
個中難透三玄要，迴出威音那畔邊，空劫已前高著眼，臨機活鱍任方圓。

十智三玄總頌

十智同真三要玄，看來好是火中蓮，無端特地揚家醜，良馬何須用舉鞭。

臨濟七事十九首

奪人不奪境，三十烏滕猶未省，白日天光失卻牛，春華爛熳鋪山嶺。
奪境不奪人，甜言蜜語未為真，了然一句無多子，語路分明好好陳。
人境兩俱奪，正令全提惡辣辣，安南塞北一齊收，獨坐寰中眼界闊。
人境俱不奪，雕弓已掛狼煙息，鼕鼕打鼓祭江神，野老謳歌忘帝力。
金剛寶劍最鋒鋩，獨露當陽凜似霜，退後進前身命喪，總然佛祖也難當。
踞地獅子忽昂頭，百獸聞知伎倆休，獅子林中獅子吼，旃檀國裏獨優游。
探竿影草定龍蛇，帶角擎頭在此時，是聖是凡明了了，渙然不必更三思。
一喝不作一喝用，龜毛兔角千觔重，無言童子口喃喃，盡大地人提不動。
賓中賓，奔南走北外邊尋，失卻衣中無價寶，灰頭土面逐風塵。
賓中主，撞倒閑門與破戶，金剛撫掌笑嘻嘻，泥人扶起瓊樓柱。
主中賓，擲釣拋綸未得鱗，撥盡江波徒費力，倒拈寶劍入龍津。
主中主，正令當軒孰敢睹，北海蒼龍吞卻珠，南山大虫咬老虎。
先照後用驗方來，閃電光中赤手栽，生鐵也須重煆煉，金剛正眼頂門開。
先用後照勘當人，活捉生擒手眼親，若是金毛重按過，假雞肯放出關津。
照用同時掌握全，臨機潑潑驗愚賢，單刀直入長蛇陣，馬喪人亡血濺天。
照用不同垂手時，撫憐赤子令人思，同條生兮同條死，笑看雲山春日遲。
一句當陽絕萬門，普天匝地獨為尊，十方沙界全身露，佛祖都來一口吞。
二句當陽覿面宣，光明正大利人天，迥然越格超方作，普應高低絕正偏。
三句拈來總現前，四楞著地不須牽，和泥合水隨高下，南北東西任往還。

賓主句頌

當堂齊喝大家知，賓主分明在此時，左眼半觔右八兩，分疆立界本無岐。

無位真人頌

無位真人出面門，隨方瀟灑獨為尊，三頭六臂擎天地，歷歷孤明赤骨貧。

三玄三要六頌

第一玄，傾腸倒腹不能詮，通身有口如何說，眼裏聞聲鼻孔宣。
第二玄，耳中見色異新鮮，鼻蛇吞卻南山鱉，脫殼烏龜飛上天。
第三玄，不待臨時常現前，是處綠楊堪繫馬，誰家門裏灶無煙。
第一要，擬議思量總不妙，抬眸鷂子過新羅，露柱燈籠撫掌笑。
第二要，一個鼻頭兩孔竅，無舌之人善舉揚，五音六律胡茄調。
第三要，杲日麗天無不到，萬象森羅分外明，爍破乾坤光晃耀。

馬祖一喝三頌

非即非離證此時，幾人到此用無疑，耳聾三日兒孫廣，千古流傳孰敢欺。
一喝當陽遍界輝，耳聾三日示全機，大機大用流千古，今古罕聞凜凜威。
耳聾三日播家風，一喝當陽顯大雄，塗毒鼓邊休側耳，兒孫亙古用無窮。

閱歸真總義，隨時頌出

叮嚀太殺啟無端，本地風光托滿盤，活鱍走盤珠有腳，生機一路莫瞞盱。法法本來元不假，頭頭顯露亦非真，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閱真性決十則總頌

教外誰知有別傳，無紋寶印印機先，非凡非聖堂堂露，無古無今常現前。

拄杖二頌

赤條條，不涉春秋；淨裸裸，何喜何愁？活鱍鱍，傍敲正打；轉漉漉，劈脊當頭。有時格外提持，有時覿面相酬，有時全殺全活，有時全放全收。拈起時，天回地轉；放下時，自在自由。收放縱橫憑在我，臨機應用盡風流。
撐天指地一條杖，凡聖都來總不放，賞罰分明與麼行，佛與眾生沒兩樣。殺活縱橫獨自由，自由自在空無相，無相光中絕點埃，離諸名相真快暢。

頌天童密雲老和尚二首

銅棺山頂駕虛舟，情與無情白汗流，慶快平生消舊夢，無窮妙樂爽新秋。人天瞻仰都行腳，大地齊歸拄杖頭，打盡聖凡無敵手，兒孫界滿蔭神洲。
雪月風花懶繫舟，隨方瀟灑儘風流，千江有水千江映，萬里無雲萬里秋。凡聖同途休轉腳，古今合轍個源頭，潑天潑地誰能委，正令全提覿面酬。

明星悟道三頌

雪山六載駕孤舟，午夜明星息妄流，大地眾生開眼夢，奇哉一切廓輪秋。九蓮臺上收雙腳，百萬人中出一頭，密密綿綿如是法，師承授受古今酬。
雪滿乾坤不繫舟，縱橫宇宙轉風流，孤輪霽色傾殘夢，遍界清光萬國秋。大地山河齊赤腳，森羅萬象盡抬頭，頭頭物物皆成現，剎剎塵塵彼此酬。
凜凜凝霜葦作舟，頂門一點凍雲流，乾坤撥轉三千界，宇宙掀翻九十秋。覿面不留元字腳，當機誰敢弄虛頭？作家手段天然別，不動眉毛早與儔。

頌二祖十一首

山河大地渡人舟，撩亂天花眾道流，赫日能消億劫夢，廓然倒嶽盡傾秋。五湖衲子休行腳，四海高流謾出頭，面壁九年空碧眼，神光隻手那能酬？
大地漫漫白練舟，水晶宮裏逞風流，神光覷破塵沙夢，妙湛圓明億劫秋。野鶴沖霄舒兩腳，孤雲迥出萬山頭，和光合轍隨高下，普利群迷與麼儔。

極目銀山望玉舟，廣寒宮裏水雲流，藍關路上群仙夢，白帝城中眾鶴秋。跣足渡江雙赤腳，披胸熊耳半山頭，九年冷坐人難信，紅雪齊腰猶未酬。
現成公案不須舟，隱顯縱橫順逆流，日月星辰同一夢，山河大地共千秋。香嚴樹上懸雙腳，更有天龍豎指頭，須向此中端的得，恒河沙劫悉皆酬。
密雲堆裏駕孤舟，水底清天翠欲流，月載滿船消皎夢，風恬浪靜碧潭秋。水窮山盡收雙腳，撒手懸巖迴一頭，活捉蒼龍全意氣，生擒玉象不輕酬。
雪映千山駕玉舟，雲騰萬里逞風流，身騎白鶴沖霄夢，倒跨麒麟過漢秋。蔭覆兒孫千百億，絲毫不隔達源頭，通天徹地人難測，曜古騰今滿界儔。
浩滿乾坤一箇舟，看來誰是我同流，冰霜曉月毫無夢，潔白身心當體秋。三世如來難下腳，十方賢聖那尋頭，晶輝朗曜微塵國，一道清光亙古儔。
本來個事不須舟，妙湛圓明不動流，作佛成仙重說夢，超凡越聖更悲秋。虛空粉碎愁雙腳，大地平沉憂白頭，碧眼胡僧常面壁，更無言句可相酬。
大方獨步不程舟，本有風光洞底流，一榻清風無個夢，忘懷歲月孰知秋。自由自在長伸腳，無慮無憂石枕頭，終日閑閑閑不徹，不知何物可相儔。
清波浩浩放孤舟，愛水潺潺縱識流，世事重重山疊夢，人心曲曲水灣秋。勞勞碌碌誰停腳，有有無無孰轉頭，識得源頭無別水，湛然常住洞天儔。
我無生死我無舟，人我俱無兩岸流，中道不存誰做夢，山窮水盡孰知秋。嘉州大象頻伸腳，陜府鐵牛善舉頭，八字打開人不識，張三李四一齊酬。

杲日麗天四頌

玄要三三無不周，玄玄要要儘風流，掀天揭地弘凡聖，霧捲雲收大日頭。
三玄三要如何旨，劈嘴攔腮唯直指，點出時人眼裏睛，當陽獨露誰能委。
十智童真直下鉤，千妖百怪一齊收，孰能識得根源去，法法頭頭觸處周。
十智童真碗脫丘，一毫端上現瓊樓，分明捉敗汾陽老，始可全提正脈流。

頌馬祖一喝三日耳聾二首

全機應用不雷同，一喝當陽顯大雄，三日耳聾方吐露，兒孫千古播家風。
霹靂一聲轟宇宙，雷音迥別震乾坤，大方獨步徵龍象，正令全提無等倫。

頌高峰大師四句偈五首

海底泥牛啣月走，金毛獅子潑天吼，無位真人跳上騎，露柱燈籠笑破口。
巖前石虎抱兒眠，歲月俱忘知幾年，囚地一聲絕復甦，機權喜怒任方圓。
鐵蛇鑽入金剛眼，覿面分明腦後箭，急著眼兮拔卻箭，回光一念超方便。
崑崙騎象鷺鷥牽，踏破虛空絕往還，直下了然無別旨，臨時殺活句中圓。
舌劍高峰利似鎗，妄將四句驗諸方，誰知反被諸方勘，兔角龜毛較短長。

金剛頌

我人壽者及眾生，四相皆空五眼明，一合三心無所住，超宗越格任縱橫。

四月初八日頌世尊初生公案二首

今朝正是本娘生，動地驚天目放睛，帶累雲門喫白棒，盲龜跛鱉一齊行。
指天指地為人揚，目顧周行別有長，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為水牯牛二頌

日用尋常這一頭，未知是馬未知牛，一回端的通消息，驀鼻牽來覿面酬。
日日時時刻刻忘，年年月月露堂堂，悠悠蕩蕩瀟瀟洒，剎剎塵塵處處彰。

頌法身偈二首

山頭石虎吼如雷，無位真人笑滿腮，海底泥牛翻白浪，火中木馬奔嘶來。
觀音妙智暢奇哉，五十三參顯善財，龍女頓超無垢界，參參見佛眾如來。

法身頌四首

本來無假亦無真，體露真常沒四鄰，迥出一枝梅破臘，百年公子不逢春。
本來無物有何真，真假無憑喚甚鄰，聖號凡名齊不立，塵塵盡是本來人。
我本無心那有塵，一微塵內顯其真，廓然迥出本來面，正體堂堂沒卻身。
靈靈不昧妙明明，了了常知坦坦平，湛湛澄澄無去住，綿綿密密證無生。

大方禪師源流頌卷三

嗣法門人超鳴編

第一世南嶽讓禪師，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會？」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染汙即不得。」祖曰：「秖此不染汙，是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八載掀翻一物無，說來一物轉淆訛，頂門突出摩醯眼，爍破乾坤耀古途。

第二世馬祖一禪師，在衡嶽常習坐禪。讓和尚知是法器，來問曰：「坐禪圖作什麼？」師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庵前石上磨。師曰：「磨作什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師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無對。讓示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蒙開悟，心意豁然。

一點當頭痛著鞭，車牛闖破四禪天，眼空宇宙渾瀟洒，殺活縱橫絕正偏。

第三世百丈海禪師，參馬祖，侍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扭師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祖陞堂，眾纔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搦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

哭笑陞堂捲席回，電光影裏不安排，當陽一喝聾三日，本地風光遍九垓。

第四世黃檗運禪師，參馬祖，值祖遷化。時百丈廬于塔傍，師乃請問祖平日得力句。丈舉再參因緣，言：「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百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

授。子甚有超師之見。」一日，丈問：「甚處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虫麼？」師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遂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人今日親遭一口。」

耳聾三日示因由，直下知歸吐舌頭，喪我兒孫擔荷得，傾湫倒嶽逞風流。

第五世臨濟玄禪師，在黃檗會中，時睦州為首座，勉令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遂辭檗參大愚。愚問：「甚處來？」師曰：「黃檗。」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復云：「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為汝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摑住曰：「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佛法無多子，汝見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回黃檗，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一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檗曰：「侍者！引者風顛漢參堂去。」

六十烏藤不肯休，三拳肋下豈輕酬，歸來依舊風顛樣，煞得滹沱正脈流。

第六世興化獎禪師，初為臨濟侍者，後在三聖會裏，嘗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聖聞得，問曰：「汝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後又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曰：「聞汝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汝憑個什麼道理與麼道？」師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者兩喝。」師復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痛棒底道理。開堂日，拈香云：「此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東家學得賓主句，西家拆倒無依倚，衲衣脫下赤條條，便見先師喫棒意。

第七世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

「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汝看者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趁。

掀倒禪床珠走盤，當機覿面不瞞頇，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

第八世風穴沼禪師，參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李史君守郢州，請師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卻嗟蛙步[馬*展]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何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棒下無生始半提，鐵牛心印露全機，傾腸剖腹人難會，去住隨方絕是非。

第九世首山念禪師，晚居風穴會中，穴勉擔荷大法，師曰：「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什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什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拄杖歸方丈。侍僧問曰：「念法華因甚不秖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與真園頭同上問訊，穴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鶺鴒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眉端上薦與多言，拂袖下堂契本源，古路悄然行一遍，靈山正脈始流傳。

第十世汾陽昭禪師，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師頌三玄三要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拂開全體正堂堂，十智同真不覆藏，萬古碧潭空界月，三玄三要獨超方。

第十一世石霜圓禪師，謁汾陽，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一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嘗情。」師後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雙，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人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觸著無明似未曾，總然有理也難申，白拈捉敗無多子，道出常情意轉新。

第十二世楊岐會禪師，參慈明，總院事。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院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出，師偵之小徑，擄住曰：「者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汝去。」明曰：「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一日，明上堂，師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狹路相逢一著先，深村荒草話難圓，知般事了為貲本，三腳驢兒信手牽。

第十三世白雲端禪師，參楊岐，岐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聞伊過橋遭攆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偈，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岐曰：「汝見昨日打畝儸者麼？」師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無端一笑起淆訛，親切鉤錐不用多，翻轉面皮關鎖脫，明珠一顆照山河。

第十四世五祖演禪師，參白雲，遂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語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話亦下得，秖是未在。」師遂疑，私自計曰：「既悟了明得說得，如何卻未在？」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

通身白汗露珠流，只用些些這藥頭，祖父田園買賣了，更憐松竹沒來由。

第十五世圜悟勤禪師，為五祖侍者，一日，部使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部使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侍立次，問曰：「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麼？」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乃曰：「此豈不是聲？」遂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遍謂山中耆宿曰：「我侍者參得禪也。」

小玉頻呼一線通，香銷金鴨眼初紅，雞鳴撩起許相思，搭在欄干九曲中。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謁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什麼道理？」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有問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虎耳。」

拳頭舉起大粗生，睡虎通身是眼睛，竹密不妨流水過，曹溪一滴振家聲。

第十七世應庵華禪師，見虎丘，侍行半載，頓明大事。丘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聲香味觸辨縱橫，官不容針車馬通，密用全提誰解會，父慈子孝立家風。

第十八世密庵傑禪師，參應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砂盆。」庵頷之。未幾辭白省覲，庵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缽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躲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

當人掇出破砂盆，價重須彌此話行，更把葫蘆傾倒地，難教收拾累兒孫。

第十九世破庵先禪師，參密庵。庵住靈隱，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

風旛不是虎頭斑，鼻孔平空遭打翻，血脈至今流不竭，閻浮移在海南邊。

第二十世無準範禪師，初謁育王佛炤，炤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炤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曰：「者烏頭子也亂作。」後至靈隱破庵，居第一座。同遊石筍庵，有道者請益胡孫子話，師於侍傍大悟。後開法，一香供破庵。

因風吹水水成紋，殺卻猢猻見太平，明取烏頭端的處，西川隆慶劍州人。

第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在無準會下，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跳-兆+孛]跳；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此病礙在胸中。十年後，過浙東天、育兩山，偶佛殿前行，忽然抬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樸然而散，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

掀翻柏子廓然醒，突出金剛正眼睛，百煉爐中呈伎倆，團團輥出口通身。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謁雪巖，纔問訊，被打出。後凡入門，巖便問：「誰與汝拖者死屍來？」隨即打出。後因睹五祖真贊，忽然打破疑情。一日，巖問：「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巖曰：「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巖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師無對，遂奮志入龍鬚。越五載，偶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在網羅中跳出，元來秖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

枕頭撲落露尸骸，萬戶千門一踏開，幾度秋風歸未得，抬眸忽地故鄉來。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因觀流泉有省，詣高峰求證，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然徹法底源。峰書真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

竹篦現出童男相，直下翻身洞底源，鼻孔穿來只一半，至今描畫不完全。

第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見中峰，峰問：「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斥之。師求示法要，峰授以狗子無佛性話。三年，因住望亭，聞雀聲有省，峰復斥之，師憤然。夜半，忽鼠翻食貓器，墮地有聲，

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天地一時清朗。復往質峰，峰問：「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食貓飯。」峰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甦。」峰乃微笑。

狗無佛性鼠生瞋，觸著通身冷汗淋，方甦盡情築碎了，忽然開眼自知音。

第二十五世萬峰蔚禪師，謁千巖，巖便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者裏與和尚相見。」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師以坐具打一圓相，叉手而立。一日，普請斫松，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師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我也瞎，汝也瞎。」師曰：「瞎！瞎！」巖命師充第一座。一日，巖上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師震威一喝，拂袖便行。巖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

兩次三番爬著癢，磕來砰去貴承當，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轟天全體彰。

第二十六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峰付師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峰臨入滅時，門人問曰：「和尚會中幾人得法弟子？」峰示偈曰：「慈悲無念，花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清徹源源一派流，千古萬古來相續。」

拳揮掌觸示端由，玄要家風據令酬，粉碎山河無剩跡，風流徹骨有來頭。

第二十七世東明昆禪師，因睹松有省，見寶藏，具陳悟因。藏斥之，遂親炙座下。一日，藏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個見解？」師乃發憤。至第二日，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

打破虛空不露蹤，頂門湧出一輪紅，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初於萬峰機下有省，遂廬于洞庭山。後一僧呵其見解，師即棄庵詣東明。一日，明問：「曾見人否？」師曰：「見萬峰。」明曰：「萬峰即今在什麼處？」師罔然。明曰：「恁麼則何曾見萬峰？」師歸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香燈繩斷墮地，廓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繇，明曰：「老

闍黎承嗣萬峰去。」師曰：「和尚為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峰？」明遂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綿綿。」擲拄杖云：「千斤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擊，下座。

燈滅繩斷賊身現，腦後神光飛白練，耀古輝今遍大千，逢人拈出吹毛劍。

第二十九世寶峰瑄禪師，因海舟造塔院，斧傷足有省，乃充火頭。一日，負柴舟見，曰：「將棘刺去作甚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遂起疑，曰：「和尚畢竟是個什麼道理，故爾問我？」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炤之，豁然大悟，作偈呈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不是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

傷鋒刖足痛無般，燎卻眉毛更不堪，莫向鬼窟作活計，灼然一座白雲關。

第三十世天奇瑞禪師，參寶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北京。」曰：「別有去處麼？」師曰：「隨方瀟灑。」曰：「曾到四川否？」師曰：「到。」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師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寶豎拳曰：「還有者個麼？」師曰：「無。」曰：「因甚卻無？」師曰：「非我境界。」曰：「如何是汝境界？」師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曰：「汝豈不是著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師拂袖便行。寶乃付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

隔墻忽地喚哪哪，箭入髑髏這老婆，四百病中重拔出，咬人獅子柰他何。

第三十一世絕學聰禪師，依天奇，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秖為不了。」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早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奇乃付偈曰：「道者心同慈嫗心，爭教赤子困群陰？輔成架海金樑子，佛缺方知補浩任。」師後居龍泉寺，有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卻了

也。」僧問：「今朝盂夏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之辰，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個圓相。

獨立沙場斑馬嘶，幾回征戰淚沾衣，不因途路南針指，八陣如何得解圍。

第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參絕學，便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學厲聲曰：「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洗菜次，偶一莖菜墮水，逐水圜轉，捉不著，忽有省，遂攜籃歸。學見，便問：「是什麼？」師曰：「一藍菜。」學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尚別問來。」後與學圍爐次，學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學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有即有，佛眼覷不見。」師曰：「子還見麼？」師曰：「某亦不見。」學曰：「為什麼不見？」師曰：「若見則非真父母。」遂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學深肯之。

急水灘頭徹底傾，青天撈得對師呈，一雙赤手無他計，賊入空房解轉身。

第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聞燈花爆聲有省，直造北方參笑巖求證。巖曰：「汝將從前得力處一一說來。」師具實答。語中間，巖驀趯出鞋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師話端一齊打斷。師通夕不寐，明晨佇立簷下，巖見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師當下脫然。一日，巖入堂曰：「我者拄杖要與人，有要底麼？」首座曰：「某甲要。」巖曰：「汝要作麼？」座曰：「要他鏟斷天下人舌根。」巖以杖架肩曰：「椰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躍然下禪床曰：「恁麼須分付某甲往前迎取。」巖笑曰：「汝當久久執持一番，始可打草去也。」乃贈一笠曰：「以此覆之，無露圭角。」

燈花爆爆夜叉頭，隻履遭人截斷喉，回首風前多意氣，修羅面目太風流。

第三十四世密雲悟禪師，因挑柴過一山灣，見一堆柴突露面前，忽有省，遂依幻有和尚脫白，請益幻，幻曰：「汝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嗣後惟加罵詈，師慚悶交感。一日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時幻遷北京，乃往覲，幻問：「汝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幻曰：「汝又作麼生？」師

曰：「某甲得得來省覲和尚。」幻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一日，幻問：「忽有人問，汝如何秖對？」師驀豎拳，幻曰：「老僧不曉得者是什麼意思？」師曰：「莫道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又一日，幻舉拂問：「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幻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幻囑師扶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〇〇〇〇〇，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

中興濟北展經綸，銅棺峰頭眼廓明，陷落華山百二座，棒頭敲出玉麒麟。

第三十五世浮石賢禪師，首謁湛然和尚。湛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老老大大，還問者箇話。」湛休去。一日，同諸禪侶閱《五燈會元》，值七賢女觀尸陀林因緣有省，遂說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道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次詣金粟參密雲和尚。一日，侍立次，雲曰：「古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荅：『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會？」師不能荅。雲曰：「快還我下落。」師瞢然力參，三晝夜連呈數偈，雲俱言未在。師自慚後有會處，便入臥室禮曰：「某會也。」雲曰：「如何是汝會處？」師曰：「鷂子過新羅。」雲曰：「未在，還我偈來。」師即書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雲深然之。

七賢覷破銅山崩，展翅鵬吞六合雲，太白峰前高調在，神洲法脈暗流通。

牧牛頌

未牧

四蹄無力望空哮，不辨東西路轉遙，頭角縱橫昂意氣，那知舉步犯人苗。

初調

歪斜鼻孔強教穿，動著些兒痛下鞭，牢把繩頭無間歇，日親日近不須牽。

受制

一從鞭策受奔馳，溪北溪南步步隨，短笛無腔堪入耳，晚山歸去竟忘疲。

回首

望月江天掇轉頭，山山春草飽堪休，自從認得家園處，煙霧橫眠影不留。

馴伏

念茲在茲綠楊煙，收放隨隨得自然，縱使一朝無覓處，依然不出碧溪邊。

無礙

類類同途萬法如，翻身直上戴嵩圖，南泉活計乘時用，雙角無欄樂有餘。

任運

窗中躍出入雲中，尾上煙霞色正濃，帶月始從芳草去，歸來又踏落花紅。

相忘

渠無牧我我無渠，饑向芳叢渴飲溪，爛嚼清風忘歲月，天荒地老未曾知。

獨照

舉目無人在翠微，東風嫋嫋鷓鴣啼，西天朝去暮東土，古澗寒泉秖自知。

雙泯

海底行藏絕影蹤，月穿波浪水含空，清虛一道家風別，描不成兮畫不工。

大方禪師禪燈語錄卷四

嗣法門人超鳴編

偈上

和慈受深禪師披雲臺韻十首

慈受深懷老藥山，二師並出始閑閑，碧天皓月披雲石，今古分明廓世間。
披雲臺上看飛雲，古往今來無二人，嘯月吟風真個樂，逍遙自在一閑身。
雲臺自適任騰騰，曠野遙觀物外明，法法頭頭俱普現，大千沙界廣長生。
草木枝頭樹樹紅，知因識果享無窮，同生同死常安樂，端坐巖前振古風。
楚漢英雄各鬥攻，明修棧道豈從容，將軍戰馬今何在，盤古江山夢幻中。
雲水相逢問話頭，高低普應眾禪流，百川海納憑多少，直指根源當下休。
毫無餘念到人前，土面灰頭寄水邊，明月清風常伴侶，和光合徹箇中圓。
龍蛇混雜顯兒孫，句裏藏鋒露本真，獅子咬人盧逐塊，聖凡獨脫迥尖新。
本是無心何必休，隨方瀟灑樂悠悠，有為卻是無為好，頓悟玄沙腳指頭。
的意西來沒細粗，顛言倒語費工夫，天然一種平常事，呂 尚拋綸始得魚。

和石屋禪師山居韻四十首

福城幽僻住隄西，月滿池塘水滿溪，開士且無驚險峻，遊人何必論高低。盲龜自覺難離殼，跛鱉誰知易墮泥，翠竹產兒添意氣，蒼松時有鳥來啼。
笆籬門設未常關，靜看雙輪幾往還，憶昔曹溪曾墜石，笑今時輩會偷閒。三三逐隊風波境，六六成群人我山，一切是非多不管，常伸兩腳臥雲間。

古塚荒丘長野蒿，那分玉帶與金腰，聖賢盡說歸山好，今古多聞隱者高。透網赤稍沖碧浪，開籠白鶴廓青霄，老僧不管榮枯事，冬夏春秋一破袍。
碧池圍遶翠籬笆，柏樹庭前謾喫茶，太古風規真朴實，今時學道尚驕奢。心空及第無生果，性地恒開優缽花，室內紅塵飛不到，悠悠自在野僧家。
大道無形沒可憑，出言吐氣要相應，與心無事恒知足，與事無心何減增。可嘆可悲名利士，無榮無辱淡閒僧，平常一味安居好，不識諸人會未曾。
靜鬧閒忙摠不差，澄清絕點轉請訛，真常流注西來意，流注真常見也麼。斗室軒昂斜徑少，笆籬寬闊向陽多，饑吞栗棘渾無事，閒對溪山野綠蘿。
筱竹雙扉久不扃，高懸一盞古禪燈，金剛室內休言夢，正法堂中謾葛藤。無說無聞真個妙，有收有放本相應，全機豁達元無定，直透重關千萬層。
三十幽居徑塢西，腳跟下事更無欺，春間花遍香茶筍，秋季山多橡栗梨。虎嘯風生明月夜，龍吟霧起曉天時，同門兄弟分南北，高臥凌霄更有誰。
突出凌霄絕四傍，明珠暉映振中央，龍潭坎上朝陽暖，獅子巖前歲月忘。穀雨已前茶葉細，清明過後筍尖長，靜聞鐘磬是非外，未審招提在那方。
謾說居菴便自由，少柴沒米不無憂，無知頑賴如狼虎，晚進輕狂似馬牛。教汝活埋休露爪，從余幻住且藏頭，不如意處真如意，信手拈來用未休。
幻住凌霄頂上頭，誰能把手共同遊，登山負米來禪客，過嶺擔柴有道流。白汗通身宜簡點，紅爐片雪若能求，諸人放下全無事，何似山僧自肯休。
宿露餐風在少年，如今老覺更知艱，向來人事隨離合，直下時流絕往還。謾把絲綸浮綠水，閒舒冷眼看青山，有緣卻是無緣好，百歲光陰頃刻間。
山居漠漠竟無分，幽谷深林蘭桂薰，明暗色空非見見，山河大地豈聞聞。長年懶得拈黃葉，終日閒來臥白雲，世上罕聞百歲滿，諸人何苦更趁奔。
一入荒山只學呆，通身有口未閒開，他非我是多休辯，笑月吟風且樂哉。殿閣了然從此入，薰風畢竟自南來，三三前後分明舉，無著徒勞到五臺。
古澗流泉不見沙，山巔蒼翠繞藤蘿，風清月白長猿嘯，霧罩雲籠少客過。嫩竹垂腰逢雪厚，老梅瘦骨遇寒多，孰知祖道寥寥寂，

今古分明自琢磨。
三十餘年住小庵，袈裟粉碎見襤氈，枯椿倒盡添爐灶，野果栽成有橘柑。本地風光全體現，十方雲水競頭參，如王氣宇當軒坐，指捲當年長慶簾。
說法天然有石臺，不知何處得飛來，遙觀瀑布蒼茫落，四望雲端疊翠堆。峭壁難描三世佛，孤巖易放一枝梅，他方此界平如掌，正眼看來沒點埃。
斗室寥寥傍石臺，長年寂寂戶常開，當家種草尚難入，義學沙門莫要來。獅子獨遊誰作伴，野狐成隊世堪哀，衲衣零落朝陽補，黑霧紅霞快剪裁。
淡霧雲籠幽徑深，小菴日日碧沉沉，閒眠竹榻渾無事，靜坐明窗孰有心。虎嘯驚人山谷響，龍吟大地播雷音，翻天攪海機樞妙，覿面全提絕古今。
無憂無慮野僧家，自在逍遙度歲華，以此更無餘活計，就中另有別生涯。祇圜謾道無斑虎，古路須知有鐵蛇，庵內不知庵外事，其如林下叫歸鴉。
老僧鬢白瘦稜層，一事無成百不能，去歲毛團多盡起，今年香芋又纏藤。松花餅熟應供客，苦菜羹香聊飽僧，開得池塘非待月，半邊種藕半邊菱。
填溝塞壑滿溪塘，古往今來日夜忙，站馬如飛謀仕宦，貪榮冒寵及經商。一時快樂終非久，萬劫辛酸地獄長，富貴百年誰保守，請君趁此早修行。
客探禪房至槿籬，失迎有恕禮深虧，檻氈破衲鬈鬆聚，撩亂頭陀白髮披。入理深談亡彼此，門庭施設待何時？主賓覿面誰回互？始覺咸言上上機。
日日閒閒湛湛澄，長年任運自騰騰，個中消息曾無減，那事如何得有增。僻處罕逢雲水客，幽居希遇十方僧，家私盡底向人說，莫負山僧一片情。
昨夜枕邊舊夢侵，覺來卻值四更深，全消億劫情塵執，蕩盡河沙隔礙心。翠竹無風青寂寂，蒼松有雨碧沉沉，孤明歷歷非今古，歷歷孤明亙古今。
名利多憂不足跨，清貧少樂野僧家，心空不蓄無明草，靜念長開優缽花。翠壁籬邊抽嫩筍，碧蓮池內沒浮沙，我來二十餘年事，每度軒窗送落霞。
自入宗門不學禪，水邊林下度餘年，渾身破衲蓑衣掛，跣足頭陀沒蓋纏。松竹滿山皆祖意，鶴鳴空谷盡機緣，夜來獨坐連雲石，雲散長空別有天。

三十年來自隱居，千紅萬紫幾榮枯，秋冬一味搜黃葉，春夏尋常煮野蔬。一缽充饑無個事，圍爐得暖是工夫，山僧適意嘗知足，倒腹傾腸說向渠。
石屋煙霞寄水邊，長年出入自相便，深耕曠劫三輪地，淺種多生一片田。夜夜常貪月下坐，朝朝獨愛日高眠，自由自在何憂慮，無是無非樂自然。
深居崖谷為修行，每日恒思克己評，三業純和塵不染，四緣無缺淨功成。饑餐白飯孤身健，渴飲清茶雙眼明，選佛選官真笑具，山翁那肯掛虛名。
踏遍溪山竟日尋，荒丘得住勝嘉林，蒼松夾道幽居遠，翠竹重圍曲徑深。可嘆世間名利士，馳求不歇喪光陰，空花水月誰能識，學道無難貴死心。
老我無能落得閒，悠悠一榻臥雲間，法門茂盛多憂喜，世道凋零更覺頑。日暖諸禽聲瑣碎，風和花謝破蘭珊，松花食盡黃精有，正好安居懶出山。
身貧道合掩柴門，碧眼雙開八字分，散步逍遙觀落日，縱橫自在看飛雲。龍吟霧起聞無見，虎嘯風生見不聞，聞見俱泯忘對待，見聞不立絕功勳。
名山勝境結茅廬，水便柴豐足有餘，臘月行持勤向火，春天操履懶看書。凝然湛寂空三際，倏爾清寥鎮十虛，了了常知無一事，靈靈不昧獨山居。
萬物無常孰肯推，榮枯得失一盤棋，浮生夢幻誰能覺，曠劫塵勞若個知。一念知非心地印，無心接物月臨池，為人無出清閒好，再不清閒待幾時。
悠悠快樂野僧家，活計隨緣自偶諧，昨夜雨聲黃葉墮，今朝風響送乾柴。庭前布滿擁南壁，屋後憑空堆北崖，與事無心真得趣，人生何必巧安排。
二六時中了了知，長年如是若愚痴，桑田滄海從他變，石爛松枯更不移。兩眼遙觀千澗水，一輪遠照萬方池，人人不昧皆通達，個個無欺盡可為。
自慚沒福又無才，媿我無能獨占呆，土面灰頭只恁去，銅頭鐵額任他來。生擒活捉憑收放，正打傍敲勘幾回，一雙碧眼玲瓏極，兩個空拳另展開。
方袍圓頂顯沙門，盡是如來的子孫，依教奉行調意馬，聽經持律制心猿。參禪智鑒塵埃淨，打坐靈明涵養溫，一切時中俱不得，個中消息沒疏親。
法道凋零孰可摸，小菴幽隱始良圖，週圍翠竹深藏屋，四顧清泉懷抱廚。老桂馨香園果熟，菊開撲鼻稻方枯，家田米飯乾柴草，

更有櫳糠煨地爐。

扇頭吟二首

本地風光徹己躬，靈鋒施展廓玄窮，遮天掩日無窮極，覆地藏山迥不同。三十三天曾[跳-兆+孛]跳，十擒十縱顯威雄，這般妙用誰能測，盡在渠儂信手中。
拈來無不是薰風，殿閣微涼透己躬，當體無依真快暢，通身脫洒樂無窮。森羅群象憑收放，日月星辰掌握中，撥轉虛空弘祖道，掀翻大地迥全功。逍遙任性無遮覆，遍界難藏個主翁。

滿關偶成

迥脫無依最上關，總教佛祖也難攀，千賢瞬目空懸望，萬聖揚眉絕往還。歲月忘懷心蕩蕩，時光懶記性閒閒，有人若問其中意，白髮頭陀開笑顏。

偶占

無慮無憂即爽神，一毫不假自然真，豁開頂眼奇男子，鼻孔摩霄能幾人。上古無端空斷臂，而今只得坐微塵，盡云西意傳來遠，誰識心花一段春。

迎年

連天爆竹壯精神，粉碎虛空沒假真，宇宙渾然同箇體，乾坤洞達只斯人。燈花彌滿三千界，雪月和光迥剎塵，更有一枝梅破臘，馨香不是洛陽春。

詠梅八首

臘裏寒梅花有神，瓊枝玉骨露天真，風霜叵賴誰同傲，雪月相依絕點塵。浮動暗香亡舞蝶，淺清曉色有遊人，謾言藉此東君令，先占 芳魁劫外春。
普應高低玅入神，參差長短未為真，紅紅綠綠枝枝現，淡淡濃濃樹樹塵。正眼豁開這著子，心華洞達個中人，和光合轍週沙界，一體同觀大地春。

笑傲乾坤物外神，縱橫宇宙播家真，眼空大地渾無物，鼻孔撩天不染塵。雪覆千山非一色，月臨萬水映斯人，生平不借東風力，本有心華一段春。
臘裏梅花瘦有神，豁開正眼見其真，一枝獨秀經霜雪，五葉芬芳絕點塵。最顯西天初祖意，惟明東土再來人，二三四七無窮數，撲鼻熏香萬古春。
老梅初發爽精神，只要時人識假真，凡聖二途休錯認，古今一道迥埃塵。分明一段苦心事，偏向枝頭說與人，雪嶺泥牛能哮吼，驚天動地廓然春。
筆尖流出一毫神，赤白青黃紙上真，少有淡濃飄細雨，多因老嫩洒微塵。依希好似枝頭鳥，彷彿難憑樹下人，點墨畫圖成舊蹟，鋪花簇錦顯奇春。
不會吟詩不損神，無言無說自天真，高低長短通非礙，左右逢原遍剎塵。蕩蕩無依箇面目，單單流露本來人，無端特地空饒舌，漏泄枝頭幾點春。
無影枝頭少有神，何須向外別求真，惺惺寂寂還同夢，歷歷明明不惹塵。碧眼豁開忘歲月，眉端突露本元人，斷梅雪夜傳消息，難昧先天一段春。

省幻四首

兔走鳥飛逐炎涼，流光迅速可悲傷，百年春夢多無實，萬事空花有幾長。假合四緣成幻泡，大開雙眼徹朝霜，棚頭傀儡千般巧，普請諸人細自量。
虛生浪死好思惟，三界無安無久居，個個滿懷千載計，人人欲保百年期。貪心無厭忙如箭，誰覺流光去若飛，一去不來伸兩手，塚邊添得塊新泥。
無常迅速定期難，白日挑燈魂夢間，頃刻光陰如拂電，剎那歲月似潺湲。達人得意先知退，智者明心正好還，返照迴光須及早，莫教空惜鬢毛斑。
為人在世不歸山，甘喪殘生醉夢間，念念合塵心自昧，時時背覺妄緣攀。千思計策無為好，萬巧何如一個頑，妙湛圓明休錯過，電光影裏透重關。

城居

個事分明已斷疑，灰頭土面市城居，掩關活計閒無比，閉戶生涯靜有餘。格外知音逢者少，同門相契到菴稀，寥寥終日無為話，

寂坐常時送夕暉。

閱詣南頤陳二大師除夕偈依韻荅之

捧讀佳章瑞氣伸，始知梅柳報芳春，堂開繡雪鯤鯨化，杖震婁江勘主賓。活潑天機成大廈，軒昂頭角戶門新，謾云物理難賡頌，聊寫俚言笑倒人。

再和詣頤二大師原韻三首

爪牙雖備未曾伸，坐斷寒崖萬古春，百怪聞知都遠去，千妖迴避杳無賓。河清海晏年承舊，國泰民安歲月新，瞬息百年誰覺老，流光易度暗催人。

青山密密把頭伸，綠水綿綿報好春，大海澄澄通達主，長江湛湛送迎賓。魚龍一一隨波躍，龜鱉雙雙逐浪新，海岳掀翻無點滴，天關撥轉有奇人。

金毛哮吼急翻伸，布爪張牙吐露春，獨步寰中無二主，橫行海內沒雙賓。騰今耀古年年燦，動眾驚群歲歲新，萬國同歡匝地士，千邦共慶普天人。

因事偶成六首

學道先須忘利名，利名心死道方明，明心見性稱豪傑，得本還原顯大英。

眼中瞳子面前呈，鐵壁銀山沒處行，腦後圓光千萬丈，眉毛仍舊額頭主。

隨緣渾日聽天行，消遣時光度此生，寧守清貧常自足，無求最樂任縱橫。

百千諸佛及眾生，煩惱場中假立名，凡聖二途休取捨，化城寶所悄然行。

千言萬語為君宣，何故昏迷反倒顛？富貴百年渾一夢，閻羅那怕有銀錢。

肥魚大肉喫多年，鵝鴨雞豬載幾船，本利筭來誰肯讓，一刀定是一刀還。

示超宗

山僧苦口勸修行，得失榮枯快自評，富貴只因多作福，端嚴相貌豈天生。

示人公案八首

現成公案人難會，亙古及今達者知，過量人行過量事，從來寸步不曾移。
現成公案快承當，直下無難全體彰，世出世間明了了，堂堂獨露寶華王。
現成公案沒商量，劍樹刀山總道場，爐內鑊湯無避處，誰知當體是金剛。
現成公案直如弦，看破方知火裏蓮，好似紅爐一點雪，大都海口不能宣。
現成公案示無傳，覿面當機豎個拳，無奈婆心何太切，傾腸倒腹為人宣。
現成公案劈頭攢，碧眼胡僧沒處鑽，鐵壁銀山無出路，泥牛石虎膽驚寒。
現成公案本無生，一大藏經是假名，四十九年無法說，一華拈出了然明。
一枝拈出要人明，頓發心華笑裏評，笑裏藏刀全殺活，單刀直入證無生。

閱歸真總義

叮嚀太殺啟無端，本地風光托滿盤，活潑走盤珠有腳，生機一路莫瞞盱。法法本來元不假，頭頭顯露亦非真，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指示迷塗二首

諸佛何曾為自求，捨身命處更無愁，三心不得皆通達，任運騰騰與麼流。
山僧不為自家求，普勸諸檀息閑愁，富貴功名誰保守，百年社稷付東流。

閱古德種田語和韻四首

退步方知祖父田，六根通利達先天，現成公案重拈出，大道何曾有後前。
嘆惜諸人插野田，可憐水底去撈天，牽枝帶葉何時了，佛法如何得現前。
十方常住小坵田，大地同栽奉佛天，四聖六凡共一飽，大家齊證未生前。
若人識得這坵田，供養恒河沙佛天，剎剎塵塵俱普利，世間世出儘週全。

和中峰大師警世偈二十首

多因未了入胞胎，帶水拖泥去復來，總被境緣遮道眼，不知何劫得忘懷。
動心俱是輪迴業，繫念乖真生死根，背觸不分常一道，看來是個鐵渾淪。
諸人若解機先語，無字真經始可書，千手大悲難摸索，通身有口沒分疏。
貧人輕賤富人驕，滿肚無明把自燒，劫火洞然毫末盡，誰知半點不相饒。
貪嗔癡愛正匆匆，欲火交煎意轉濃，白日青天真見鬼，明明自昧主人公。
逆生煩惱順生歡，天上人間總一般，順逆場中高著眼，英靈休把自心瞞。
道眼未開渾是夢，迷雲覆閉黑漫漫，靈明妙覺無遮障，二六時中莫自瞞。
歲月遷流暑復寒，諸仁休戀六華村，獼猴若不惺惺著，到處塵勞生死門。
休把良心埋沒盡，何須分外立規模，如蚕作繭誇精進，辜負西來個老胡。
饑餐渴飲冷添衣，盡大地人合共知，歷歷孤明誰不識，云何開眼縱嗔痴。
千千萬萬說青黃，那個男兒是當行，問著主人公落處，並無一個肯承當。
朧鍾老朽鬢鬚班，兩耳昏聾腿又酸，氣力毫無伎倆盡，由他變態有多般。
因緣勾引至娑婆，果報分明柰若何，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幻生幻滅海中漚，和底掀翻豁兩眸，自古海枯終見底，人心未死意先抽。
傳盃傳盞名三奠，為個髑髏猶未乾，流識不知何處去，石人含淚膽驚寒。
或燒或壙或墳埋，幾度荒丘狼藉來，白骨似山誰保守，勸君不必巧安排。
和身脫下娘生骨，今古從來有變更，若向此番乾得盡，再無移動再無行。
英靈那肯受人欺，氣宇如王勢出奇，衣裏明珠全不薦，得便宜是失便宜。
牛頭馬面閻羅老，共轉如來正法輪，劍樹刀山同等覺，更無餘事可相親。
生死死生俱有分，百千賢聖悟還迷，知迷正覺通三際，驀地抬頭日又西。

示本弘

如來妙道為人宣，事理融通廓正偏，無住法中能普遍，光明正大奉天然。

顧玄公居士

聖賢作福貴通玄，流水滔滔海納川，普應高低同合轍，和光洞達任方圓。

和栴堂禪師山居十首

撒手懸崖擲杖黎，自由自在任施為，吹毛出匣如霜刃，利刃磋磨白璧玭。栗棘蓬吞空萬物，金剛圈跳迴千岐，興來獨步玲瓏石，懶去溪邊採紫芝。
日輪東出又西斜，迅速無常謾自誇，堪笑堪悲人面虎，可羞可恥佛心蛇。千方思筭皆虛妄，百計求謀總幻花，名利場中休久戀，翻身一擲透煙霞。
一切俱來不可得，三餐茶飯敢辭勞，大千沙界輪雙翼，百億須彌轉一毛。作佛成仙賢聖喜，天魔外道鬼神號，法門障礙皆如是，不採無窮隱者高。
一念無為忘去住，個中誰喜復誰憂？虛空粉碎君須證，大地平沉絕學修。兩腳長伸眠白日，翻身靜聽一聲鳩，方知大士無言說，

始信橋流水不流。
初秋陣陣送風涼，老桂新開香滿房，七處徵心重說夢，八還辨見轉生狂。三心不得千差悉，一念空時萬法忘，臨濟三玄併料揀，同真十智出汾陽。
外息諸緣內絕求，翻身更上一層樓，從空放下知端的，始信尋常這一頭。休說子湖凶惡狗，謾言王老狠狂牛，百川海納皆歸順，一喝千江水逆流。
末劫眾生難挽迴，撥無因果實堪哀，專精妙道超凡骨，善守貧窮養聖胎。無著當機開雙眼，清涼覿面舉茶盃，三三前後知多少，童子難分雪裏梅。
城郭園中結短蓬，自來盞飯米無舂，閒時慣打嘉州象，鬧裏勤敲攪海龍。盡說庭前千歲柏，誰知戶後萬年松，雖然標格叢林榜，堪笑盲聾甕作鐘。
個中若了全無事，這個從來也不消，露柱無端先合掌，燈籠特地手空招。泥牛入海翻波浪，石虎奔山踏斷橋，兩岸豁開忘去住，無憂無慮混漁樵。
問疾毗耶不二門，離諸問荅絕思論，無言無說鎔凡聖，非古非今徹果因。三萬二千獅子座，恒河沙數法王尊，默然一榻俱收盡，丈室能藏百億孫。

訓後學志行品

既到三寶地上，要作難遭之想。預先立志孤高，然後道心寬廣。善扶架海金樑，豎起撐天柱磉。當為萬世規範，堪作千秋標榜。時時意氣和同，刻刻胸中坦蕩。行事小心謹慎，不得粗浮鹵莽。通達隨處作主，切莫成群結黨。與人解黏去縛，不得自投羅網。因緣自有龍天，不必苟圖勉強。依我這般行持，人天自然瞻仰。有日果熟香飄，安樂必然後享。

懸匾額

萬年香火一禪燈，匝地普天人仰登，百億須彌皆共照，如同曉日正東昇。

監院朗真請讚

海闊魚龍隱，天空顯朗真。禪燈親授記，尊重汝為人。覿面無回互，當揚獨露身。大機全大用，縱奪爽精神。喜怒誰能測？雷音

播剎塵。

大方禪師禪燈語錄卷四終

大方禪師禪燈語錄卷五

嗣法門人超鳴編

偈下

訪雙林山幢大師，讀弘覺老人留題和韻

高人貴隱最危峰，久闊疏來猶疊重，千里同風常覿面，萬途合轍沒遮烽。生擒帶角青山虎，活捉含珠碧海龍，秋月後臨丹桂淡，小陽前至菊方穠。

安三世佛座

坐斷崑崙第一功，毘盧頂上稱英雄，普天匝地威風廣，始可全提正脈通。

圓通應化入藏

塵塵實際本和同，運出諸檀信手中，千眼豁開皆普現，玲瓏活鱍妙無窮。

示參禪四首

參禪須鐵漢，提起吹毛劍，截斷死生關，突出本來面。
參禪須真參，悟須要實悟，迷悟俱打脫，豁然超佛祖。
參禪無別說，生死須要切，踏破上頭關，獨證無生滅。
參禪最直徑，掇出軒轅鏡，好醜自皆知，明心達本性。

又示參禪四首

參禪朴實要真參，參到無參絕往還，一念不生當體現，頓然直透祖師關。
參禪奮志貴新鮮，抖擻精神絕蓋纏，返照迴光終看破，始知父母未生前。
參禪切忌去貪眠，剔起眉毛捏兩拳，憤到懸崖方撒手，翻身打破趙州關。

參禪直下了無生，踏著無生生不生，了了明明明了了，毘盧頂上任君行。

西徑山八景

天掌峰

如天普蓋迴群峰，大地山河掌握中，整舊繕然成寶殿，重新托出鎮長空。

雲筆峰

筆尖鋒利寫青雲，五色霞光分不分，文彩縱橫舒妙用，虛空圖滿點無痕。

峨眉峰

峨眉額上有明珠，突出高摽耀古途，開合自由惟在爾，遙觀曠劫後來蘇。

萬菊軒

萬菊重栽脫體彰，風從花裏過來香，象王室內誰賓主，獅子軒中孰舉揚。

浣雲池

輝天鑑地盡圓通，合水和泥印碧空，萬壑拱朝如海納，千年常住翠微中。

驪珠峰

布雨興雲起臥龍，珠輪撥轉半空中，當陽獨露無遮覆，亙古彌今獻梵宮。

迎暉亭

大地漫漫慧日昇，山河燦燦悉皆明，森羅萬象容交徹，月白風清若個迎。

鰲魚石

金鰲騰躍體剛堅，獨臥雙林更不遷，燦爛峰頭吞日月，眼空四海鼻撩天。

和曹溪憨大師韻

滴水源同海，千途迴化城，天高星影淡，地曠月光明。懶睹有為法，勤看無字經，塵塵俱了達，半偈證無生。

示老不回頭

雪屋離披破漏舟，東坍西倒處風流，迷雲覆蓋千生夢，障霧含藏萬劫秋。鶴髮婦人速歇腳，霜鬚男子快回頭，雪山諸獄寒冰地，慧日能消頃刻傳。

示眾

撩亂天花汩沒舟，塵緣瀰滿不通流，貪嗔未了天長夢，解脫空無地久秋。鶴髮老翁好住腳，鷺眉長者早回頭，高超十地真豪傑，越格英靈獨步儔。

過臨安，訪楊懷眉明府，喜建新署

光明百里眾宣揚，勿用公家一粒糧，堂閣重重新畫彩，樓臺疊疊體全彰。安邦越格民無恙，定國超群士有望，千載留題碑載道，君臣底句意偏長。

祝徑山費老和尚六秩

金剛齊壽並師肩，師比金剛壽愈堅，無我無人超四相，有權有實越三賢。諸天共集看揮麈，七眾俱臨奏沒絃，大地兒孫同慶頌，當軒踞坐老金仙。

付觀察大可錢

一條拄杖贈英雄，二諦融通大可翁，捩轉天關無上下，掀翻地軸沒西東。發揮臨濟三玄要，鏟蕩汾陽十智同，打盡聖凡誰敵手，全提正令闡綱宗。

和張拙秀才見道韻

無邊真照遍恒沙，情與無情共我家，九有四生同一體，六通三昧迥無遮。靈機活潑忘高下，妙道縱橫沒正邪，世出世間無罣礙，真如佛性眼中華。

奉慰王書翁護法時在佛山二首

絕後甦來事事餘，始知身外盡空諸，突然驚散羅浮夢，杲日當空照雪書。
權宜方便示多門，入理深談翁獨尊，離合悲歡推歲月，清晨日午又黃昏。

顧仰溪居士持祇園魯公見道偈次韻四首

一擊超方忘所知，渾然覿體有何疑？大圓寶鏡懸空挂，歷歷孤明照不欺。
月映千江印水湍，汪洋湖海九洲寬，海底泥牛吞日月，拈起牛頭尾上安。
平沉大地原非水，白浪滔天沒點痕，臨濟三拳踞返擲，雲門一棒報師恩。
古今好本大多同，赤白青黃共紫紅，始顯五宗通合轍，和盤托出現金容。

維摩曉日

曉出扶桑海底紅，騰今耀古振長空，十方沙界維摩座，百億須彌一榻中。

山居口占二首

山居百事不干懷，早去鋤園晚拾柴，趺坐起來閑補衲，饑餐渴飲自徘徊。

山居日用懶修行，步入雲霄一坦平，是聖是凡渾不管，呼魔喚佛任他爭。

贈太平寺祥符關主出關

掉臂竟行非好手，關前罷問未為能，天然一種平常事，踏著平常還未曾。

贈澄菴關主出關

有理無言何處伸，敲枷打鎖出關津，機先若問關中事，畢竟將何指示人。

王俊翁居士呈偈荅之

一點靈光個個同，多因迷失在其中，若能返照通無夢，彼岸親登這老翁。

示本弘菴主

淨極圓明獨露真，翻天覆地播家珍，頭頭法法皆真現，正體堂堂沒腳伸。

示獨覺二首

雪滿長空不見舟，微塵國土任縱流，平沉死水浮游夢，性海掀翻正值秋。匝地寒風浸兩腳，普天浩月廓人頭，琉璃殿上無知識，瑪瑙階前有應酬。
天共白雲個曉舟，水含明月兩和流，掀翻本地風光夢，迥出先天皎潔秋。半個蒲團安我腳，一條拄杖過人頭，高提正印憑拈弄，手眼通身恁麼儔。

天童師翁密老和尚題金山和韻

白浪滔天迥出頭，洪波浩蕩截中流，古今度盡人無數，獨坐江心覷小舟。

祝雪竇石奇老和尚壽

虛空同壽本齊年，極目遙觀孰在先？明覺家風重話振，天童正脈賴師傳。

贈錢履卿護法

隨緣放曠不知旬，物外應知大地春，明月清風常作伴，世間世出一閒人。

隨費老人住維摩偶成

獨坐虞山第一峰，大觀江海沸重淙，播揚解惑弘嚴統，流注真常演濟宗。樹古普天人浩仰，林新匝地儘歸從，默然一榻俱收盡，翅轉鵬摶不見龍。

侍老人過溧陽萬古寺

脫體無依本自圓，單提直指利人天，慈雲彌布千峰外，法雨均霑一著先。電激雷轟全正令，旁敲正打廓塵緣，大家共唱無生曲，覿面堂堂出格禪。

和百峰兄禮祖塔韻

巍巍寶塔插高岑，欲禮從教步翠林，佇立纔思遠祖跡，低徊忽送幾松音。堆珠似拜鵬摶下，明月如懷晏坐深，歷歷孤明誰昧得，天長地久覆群陰。

警同衣二首

欲見靈機破本參，本參一破始深諳，當人任性當人委，自肯泯心自肯甘。覿體全空正法眼，寸絲不掛別何談？本來無物曹溪旨，萬古宗風顯嶺南。

禪心全放亦全收，順逆高低普應酬，凡聖二途俱不立，古今一道儘風流。掀天揭地誰為伴？捉象擒龍縱意求，若有這般真妙手，毘盧頂上任君遊。

示頂覺

雪滿長空懶放舟，和光任運不隨流，金輪天子寰中旨，鐵甲將軍塞外秋。瑪瑙階前親下腳，琉璃殿上獨昂頭，君臣道合猶賓主，野老謳歌絕唱酬。

和瑞洪禪師遊五臺山韻

翠岩南臺

南臺擁翠迥群峰，亙古彌今獻梵宮，萬載無移恒不二，千年圍護主人公。

挂月西臺

峨嵋挂月照西臺，白象雲端睹未來，鼻孔撩天誰肯薦，青毛抖擻笑顏開。

協斗北臺

斗轉星移萬仞峰，天關地軸野奇逢，高賢到此休停腳，就路還家遇祖翁。

錦繡中臺

中臺錦繡暢奇哉，帝釋天宮奉獻來，七佛之師全體現，驚群獅子口長開。

和雪萍法師念佛四首

生緣何必苦奔忙，忙裏抽閒至佛堂，一句彌陀通淨土，六方盡是我家鄉。
老年無事一閒身，身外無餘休問津，自性彌陀當體現，人間天上是能仁。
病因貪愛縱嗔成，三業堅牢是苦情，一念回頭全體佛，總教四海盡澄清。
死死生生念不忘，一尊古佛要承當，從知夢幻多圓覺，頓發心蓮撲鼻香。

種樹成林

寶樹成行現剎前，斬新條令迴天然，根盤劫外靈枝茂，葉覆娑婆蓋大千。

和雪竇石老和尚韻

撲鼻馨香不自誇，一枝獨秀足生涯，昔年太白人瞻仰，今日重開優缽花。

宸安護法至菴[言*奉]經

忙裏抽閑真道場，殷勤頂禮法中王，千華臺上黃金相，箇是蓮邦脫體彰。

贈陸伯貞居士

寶杵全提大有威，魔軍膽喪避如飛，奉公不二扶三寶，行所難行世上稀。

贈石君用居士

春風夏雨果因中，七寶蓮開燦子隆，宿世栽培今又勝，功圓瞥地豁然通。

贈顧君常居士

似天普蓋獨君常，一念迴光迴十方，諸上善人常聚會，灼然世世福無疆。

贈穆瑞芝居士

聰明世諦占鰲頭，順逆波中能放收，識得源頭無別水，縱橫自在任悠悠。

贈倪仁毓居士

舌利心慈絕異同，人天叢裏獨英雄，春回斗轉知端的，任運騰騰顯汝功。

示世愚癡

終朝情切喚頻頻，昧卻靈山箇本人，口氣不來空兩手，百般惟有業隨身。

示劉奉泉預修

齋主告虔還受生，一舖功德謹隨身，當來欲證無生果，直下須除有漏因。他化天宮休錯認，親登寶所在斯人，從來佛法無多子，一片婆心為汝陳。

過建平訪石丰法兄

報恩別後各西東，此地今朝又得逢，片片慈雲傾大雨，冷冷甘露洒長空。高低普熟人情舊，培植多收祖道隆，老我不吹無孔笛，相看合掌異中同。

贈頤陳禪師

霜凝冰潔白雲堆，錦上鋪花浪湧催，月照樓臺頻豎塵，光臨殿角疊浮杯。登堂言句分明舉，入室機緣勿用猜，四海英靈憑去住，龍池獨步任從來。

和錢維宇居士

凡聖都來掌上揮，星移斗轉看流輝，枯藤作杖青龍活，爛草成鞋白象威。正打令行誰肯覺？旁敲驀地孰知非？如君不媿參禪客，九上天童喚不歸。

和瑞光笠雲禪師扇頭韻

大唐闊步絕無儔，踏倒須彌百億州，迴脫無依開正眼，清風明月兩相酬。

贈張敬泉居士

諸天三寶常恭敬，福海長流無盡泉，順逆滔滔曾不間，縱橫活潑任方圓。

贈陳君偉居士

君偉大事信多年，忙裏抽身不著邊，獨顯赤心常片片，看來真種火中蓮。

贈張瑞甫居士

唯我知君不外求，聽天株守是根由，光陰不換寸金去，有好兒孫何用謀。

贈張吉甫居士

寬然厚道與人周，性海無風舟自流，渡盡我人登彼岸，一輪明月碧波浮。

示明法

明法因由為汝宣，迴光自覺速須研，唯心三界憑君往，作佛當前總寂然。

贈項秀南居士

法門梁棟顯奇功，拄地掌天振八風，這裏若還搖不動，當來般若智無窮。

贈慧生耆宿

慧日高懸耀我晴，普天匝地悟無生，玄通法法隨心印，無礙頭頭似掌平。能破千軍諸室暗，普同萬載犬光明，遍周沙界全身露，百億須彌覿面呈。

送蒼霞法兄住牛頭塢

孤峰頂上獨為尊，椰栗橫擔不顧人，雙徑難藏千古月，一輪易覆萬山春。牛頭祖父從來舊，馬足兒孫又復新，共氣連枝呈好手，三玄三要本同真。

和青龍和尚扇頭韻

溪山各異錦重重，雲月雖同映梵宮，合飲建平甘露水，同彰廣德播宗風。曇華彌滿龍山座，優缽江陵豁達通，共氣報恩為晚渡，連枝祖道日東紅。

贈錢佩玉居士

千華臺上光明藏，現卻靈山那一尊，去歲殷勤今又猛，始知辦道久長心。

贈超出

踏著方知得自由，無憂無慮度春秋，雖然舊閣閑田地，幾個親曾到地頭。

李欽安居士

當體全空不假名，色空明暗掌中擎，乾坤日月憑收放，活脫縱橫自在行。

朱君昭居士

毫端點出迥丹青，手手玲瓏日月明，法盡融通能普利，和光無處不縱橫。

贈公安張居士

行無住，坐無止，行住坐臥忘彼此。彼此不分絕去來，孤明歷歷廓終始。始終不二自閒閒，獨坐當陽無個事。見也麼？咄！覿面全提惟直指。

示姚敬泉居士

普應高低種福田，善栽一切眾龍天，四聖六凡波羅蜜，兩足齊尊一並肩。

朱伯卿居士

密行潛修世莫知，檀波功德起人思，知因識果龍天祐，兩足齊登達正基。

羅奉泉居士

為人朴實是修行，夢幻空花須自評，聖號賢名權借用，南山紫氣慶長生。

龔蔚彝居士

妙湛圓明在未生，未生面目廓然明，只消彈指功夫到，突出摩醯正眼睛。

李瑞雲居士

學道由來澹利名，直教心死道方明，室中有伴常精進，得本還源顯大英。

聞孟卿居士

不二堂前萬古同，普天匝地扇仁風，靈山一會依然在，迥出扶桑日正紅。

贈濟宇陳居士

道本恒常貴在仁，菩提一會道方親，依然殊勝觀音力，微妙莊嚴遍剎塵。

贈曹奕芳同俊明喬梓

維摩室裏欣今日，格外知音空合空，三萬二千同一榻，恒河沙數共禪宮。

朱君令居士

蜜雲堆裏駕孤舟，水底青天翠欲流，月載滿船光皎潔，風恬浪靜碧潭秋。

贈見月禪德

一輪皎潔普天輝，體露金風匝地歸，萬里碧波含有象，千江翠色洞無依。澄澄湛湛超三際，歷歷明明越四維，一目了然收攝盡，殊塗合轍迴全威。

示信甫郜居士

明珠一道耀滄州，懷抱高超越格流，世世永離三界苦，生生常住一輪秋。未登寶所休停腳，直造毘盧頂上頭，一念萬年恒自在，西來直指別無儔。

贈南山李茂初居士

福海滔滔唯茂初，生來性稟智無更，魏魏氣宇齊瞻仰，卓卓端方貴在行。出入融通真道德，縱橫無礙顯斯人，夙承道愛殷勤甚，千里同風效我誠。

陳敬元居士

齋僧塑佛龍天喜，造殿修橋神鬼歡，念念迴光開信地，如君不肯自心謾。

汪侍蘭居士

西來的意自評評，直指無言當下明，列祖相傳無實法，覓心不得即無生。

張尚公居士

本來無佛無眾生，取捨之心正眼睛，眼裏蓬塵著不得，不消一句了然明。

徐胤蕃居士

學道無難貴老成，萬年一念再無更，靈靈不昧常安樂，了了恒知證不生。

示王明伯居士

古聖從來不自求，先賢克己伏人愁，自他俱利稱豪傑，越古超今出眾流。

示聞悟

若能轉物即如來，一念回頭信地開，聞悟了然恒湛湛，寶華王座妙蓮臺。

示超功

安居無事好修行，勿負前因昧此生，順逆風來吹不動，菩提顯現自然成。

示大坤

道在身邊不用尋，舉止動念與拈鍼，卒然刺著娘生面，始信從前錯用心。

示超佑

參禪學道要堅心，莫昧靈感觀世音，歲歲殷勤今又猛，始知大地是黃金。

示永覺

請君學道早修行，返照迴光須自評，父母未生何面目，頓然獨脫了無生。

示汪應鳳居士

及時耕種及時收，急裏抽身急裏修，果滿功圓時節至，融通二諦逞風流。

嘆世

茫無本據使神通，晝夜奔求錯用功，名利鬧場休久戀，請君莫昧主人公。

謝眾檀信

一喝當陽應萬機，諸檀福慧等天齊，聲聲哮吼超三界，覿面全提迥悟迷。

詣南和尚辭院

濟北寥寥意在秋，嶺南列派更綢繆，弘宗得髓人天慶，宴坐調心大地酬。雲散日輪真體露，水含明月不同流，光揚祖道斯為首，說法婁東第一儔。

贈齊葵林居士

無邊真照迥葵林，撥轉靈機耀古今，貧道自慚無可贈，聊拈短句謝知音。

和管有葵居士韻

愛河竭盡不須舟，苦海掀翻絕點流，任性逍遙忘歲月，隨緣放曠度春秋。玄通殿上初行腳，無礙堂前正起頭，諸佛三千齊合掌，即今諸佛共同酬。

悼香林佛古和尚

道化婁東志未休，法幢高豎播神洲，宗風大闡長安地，貌古曾承天子眸。跨步蹋翻波底月，舌端吐露海中漚，綸竿罷釣英賢已，賴有兒孫普應酬。

初夏偶成

綠樹蔭濃覆夕陽，小菴倒卓影池塘，南來荷葉微風動，當體清涼一段香。

秋思二首

心同孤月普天秋，曠野遙觀大地愁，盡說死生皆有分，看來那個肯回頭。
幽鳥棲林不記秋，井梧葉落始知愁，潑天潑地騰空去，何故諸人不轉頭。

除夕

鑼鼓喧闐送臘神，不知此夜孰為真，圍爐共說無生話，擊竹惟憑有主人。一體同觀三昧火，無心不落萬般塵，瓶梅未藉東風力，預掇枝頭幾點春。

元旦

妙手全彰臂未伸，展開大地古今春，老梅遇雪誰賓主，嫩蕊逢霜孰主賓。百寶光中顏不改，千華臺上色更新，掀翻宇宙須知已，笑傲閻浮過量人。

付監院朗真徒

一條拄杖撥微塵，撥盡微塵獨朗真，耀古輝今恒不絕，喧天震地播家珍。咄！全機大用提新令，濟北宗風賴子振。

付盛夫人(法名超祖)

祖道當興一輩雄，女中豪傑顯威風，圓通寶殿千年盛，無礙堂前萬載隆。

贈超凡優婆夷

山僧最怕嘴盧都，兄弟聯芳意不殊，共氣連枝咸個體，一條拄杖兩人扶。

精進堂滿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羅紋結角在今日，箇中切莫自瞞盱，那事如何得的實。

示朗月

朗月孤圓不住工，光明爍破太虛空，普天匝地超凡聖，耀古騰今越始終。豁達威音個面目，融通那畔主人公，大千沙界毫端現，百億須彌掌握中。

示普蓋沙彌

一點無明俱普蓋，慈雲彌布不通風，豁然覿體薰風至，殿角微涼徹己躬。

贈張仁甫居士

超宗越格不他同，從此歸心善始終，一切周全常道愛，法中弘護賴吾翁。

與普擎禪德

一切多來是普擎，云何覿面不舒呈？頭頭物物澄澄露，剎剎塵塵湛湛明。句裏超宗弘祖道，言前達本顯無生，縱橫順逆皆方便，手眼通身絕愛憎。

卓菴禪德呈偈荅之

攔腮一摑迥千秋，直下能消萬劫愁，這裏若然親薦得，波翻浪湧出人頭。

示恒一師

牢關把住不通風，內外中間絕始終，信脚踏翻關捩子，古今恒一老禪宗。

示融和

如來妙道本融和，堪笑時人錯過多，兩眼分明無別物，請君薦取莫懨懶。

徐君選居士

知君不被愛情纏，寶劍橫拈直向前，揮盡塵緣須自肯，是名精進佛齊肩。

示洞然

學道先知忘我人，我人不立道方親，洞然突出娘生面，物物頭頭是本真。

示普明

浩然不動契無生，若入無生無不生，蕩得胸中憎愛盡，普明即是月孤明。

贈超覺

父母非親那個親，半生為道究前因，當陽點出其中意，直下知歸脫體人。

示普信

一切同天俱普信，十方共日要知因。長年努力時時究，每月精勤日日新。禮拜殷勤求出世，汗勞忍苦顯斯人。功圓行滿離三界，果熟香飄脫六塵。佛界魔宮憑汝意，人間天上自為珍。

為菴主出關語

渠年三十一回頭，六六為僧作比丘，懺法三時勤發露，華嚴八部誦無休。經書舒寫真圓妙，秘密全彰輥芥投，把住玄關忘去住，放行鳥道沒蹤繇。宗親一一俱超往，伴侶雙雙樂自由，地軸掀翻無上士，天關撥轉顯高流。三年行滿功無關，千日重輝無不周，一切諸檀通報荅，十方信施悉皆酬。人天入室開雙眼，佛祖臨門展兩眸，全始全終全意氣，虎頭虎尾一齊收。且道收放縱橫一句作麼生道聾？問取關中主。

大方禪師禪燈語錄卷五終

大方禪師禪燈語錄卷六

嗣法門人超鳴編

佛事

送諸檀神位入不二堂，示語。師云：「拂立禪燈振祖風，騰今耀古不殊同，生擒戴角三山虎，活捉驪珠四海龍。一二承萱張吉甫，四三敬老秀南翁，諸檀竭力人天祐，眾善齊歸法道隆。如是因緣如是果，無邊勝福享無窮，千年常住無生滅，萬載留名表始終。世世知因居佛地，生生不昧主人公。」遂托神位云：「過去、未來、現在，各各還知自己安身立命處麼？山僧今日和盤托出，更有一問：大眾！且道如何是吉甫、承萱、敬泉、秀南諸公的面目？汝若識得他的面目，便識得自己的面目，識得自己的面目，更識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的面目。總未識得，山僧不免重下註腳。」乃安神位云：「金剛不壞金剛德，無漏堂中無漏功。」

為項秀南居士封棺。師云：「秀南翁，秀南翁，撒手懸崖末後雄，覿體不違諸佛道，轉身抹過太虛空。庭前親友談如昨，堂上兒孫淚血紅，惟孝惟仁無盡意，思恩思德不雷同。孝揚冉子稱千古，名與張公萬世隆。」驀豎拄杖，云：「秀南居士到這裏，還有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者麼？咦！勿用山僧重註腳，相逢盡在不言中。」以拄杖打圓相，云：「封。」

盡七，請對靈垂示。師云：「及第心空孝善前，心空及第為君宣，全消億劫情緣盡，掃蕩多生溺愛纏。表正行端登兩足，行端表正佛齊肩，上和下睦陰陽順，令子賢孫世代綿。靜坐影堂恒自在，看來真是火中蓮，金蓮一朵根深秀，玉蕊枝頭五葉鮮。七寶池中紅燦燦，八功德水碧漣漣，波光淡蕩涵秋月，花雨繽紛散滿天。踏著上頭關捩子，率陀宮裏伴金仙，有人未識君前事，今日山僧再舉圓。」復云：「昔日古唐頻布施，當年繡雪化慳貪，披霜帶露勤精進，冒雨衝風自肯甘。密密禪燈大護法，綿綿大覺小伽藍，時時極樂無生話，刻刻蓮邦國裏談。勝境明師曾頂禮，名山知識應時參，汗勞能忍曾無怠，不惜危亡力荷擔。大眾！正恁麼時，且道秀南居士真機獨露、迥脫塵緣又如何委悉？」豎起拂子，云：「一道靈光常不昧，堂堂在處現瞿曇。」

為瞿氏老安人臨終垂示。師云：「智種靈苗，同希增秀，果熟香飄，我今受授。阿耨菩提，達無前後，生死關頭，急須通透。祇如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阿呵呵！無男女相箇中賢，本地風光名不朽。」

請對靈垂示。師云：「惟君道念如天遠，汝又誠心地久長，列聖若知冰雪冷，諸賢聞聽攪枯腸。」以如意擊香几一下，云：「寂蓮！寂蓮！可聞麼？」又擊一下，云：「還會麼？攜身換步出蘭房，端坐無為在影堂，彈指直超安樂國，剎那迴脫即西方。咄！山僧今日毫無贈，般若聊將為舉揚。」

為繡雪堂頤陳大師燒香。師云：「霜鋒雪刃氣磨礱，兩處開堂演濟宗，繡雪堂前弘大教，祇園會上播家風。金明列派分南北，興善抽枝迥別同，法至婁東經暑夏，道行吳地幾寒冬。婆心特煞為人切，願力弘深志未窮，報化佛頭談實相，豈期縮手告緣終？」遂擊香几一下，云：「現前大眾還知我繡雪堂上法兄和尚絕後光前、波翻浪湧底樂處麼？若有知得，不妨師師授受、祖祖相傳，作他兒孫源遠流長去也。」喝一喝，云：「拈起一枝無孔笛，好風吹入九霄宮。」

為繆仕賢居士臨終垂示。師云：「八十年來一老叟，真誠朴實出人頭，未生面目君須薦，脫體風流得自由。遍界縱橫憑去住，隨方瀟洒任優游，塵塵渾入毘盧性，剎剎圓融最勝幽。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為齊葵林居士臨終垂示。師云：「恕名齊姓，別號葵林，透海穿山，努力追尋，撒手他方高著眼，看來誰合我胸襟？老居士！當著猛省，更莫沉吟。然雖如是，且道末後一句又作麼生？咦！一覺黃粱歸故里，光前裕後孰知心？」

請對靈垂示。師云：「堂中宴坐誰為主？室內橫眠孰作賓？坐臥主賓原不二，同觀一體現三身。法身無相君須薦，法眼無瑕汝自琅。肉身是假終歸假，色相非真卻像真。真假齊齊齊不立，堂堂獨露本來人。齊老居士識得本來面目，成佛已竟。」良久，震威喝一喝，云：「當陽一喝三身具，覿面全提兩足尊。」

為張桂亭居士對靈垂示。師云：「桂亭桂亭，昭昭靈靈，師長不問，撩起便行。撒手懸崖與麼去，千華臺上證無生。」

為顧爾招居士對靈垂示。師云：「昔日深思顧爾招，先年一帶至瓶窯，途中底事叨君力？柳燭枝香特為燒。半偈頓超離五慾，電光影裏八風飄。」

請為嚴雲山居士對靈垂示。師云：「老僧舉目視雲山，靜坐虛堂體自閒，昔日曾為門弟子，今朝信步一回還。故我雲山居士法名即是寂光，就向於法名上指引他一條直徑，令他隨方自在，到處逍遙。寂光三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驀豎拳，云：「處士嚴公還見寂光麼？」復展手，云：「若向這裏承當得去，名為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山僧恁麼告報，

汝等還識得雲山居士也無？」良久，乃拍香几，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為寂中上座舉火。師云：「婁江生兮婁東死，死後生前在己躬，立志出家明大事，堯峰薙髮上天童。清關橋畔非遊戲，太白峰頭問密翁，十載殷勤山不出，多年共住眾禪宮。孑身仍舊歸鄉隱，脫體重新越始終，六十九年心未歇，未生面目與君通。」攜火把，云：「看取爐頭真火色，方知腳下綻芙蓉。」
為悅修禪人舉火。師云：「為法忘軀這比丘，尋師訪友不停留，悄然一念迴光去，脫體風流得自由。正與麼時，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四恩三有一齊酬。祇如酬恩一句又作麼生道？」擲火炬，云：「髑髏乾盡娘生眼，萬頃滄波觸處周。」
為張氏安人對靈垂示。師云：「瑞雪飄空，雲鶴聚繞，玉樹銀山，洞明分曉。看來湛爾常存，正體真如特標，即此放曠隨緣，現前受用不了。當與麼時，張老安人還識本命元辰落處麼？儻或未然，山僧為汝覿面去也。」遂舉手畫此◎相，云：「匝地普天如幻覺，白蓮華上任逍遙。」(是日值大雪。)

行實

予生緣嘉興府桐鄉縣人，父錢姓，母沈氏。一夕，夢紅日而誕於甲辰六月初七日巳時。幼性頑魯，不肯句讀。至十四歲，好習武業。年十九，每見殺傷之感，遂有出塵之志。二十歲，父母強配婚。是年茹素，往雲棲修淨土，長嘆六親拘牽，不能如願。二十九歲，因閱《壇經》，纔得棄室，投徑山明珠堂，禮無異師披剃。年三十，閱《禪關策進》，疑情頓發，但看轉動施為是個甚麼，無有入處，遂往參天童密老和尚。次日，問云：「弟子不會修行，求和尚開示。」童云：「我也不會修行。」予便禮拜，童驀頭一踏，當下便知落處，只是滿口道不出，朝夕請問，只是痛棒打出。三十一歲，得戒於老和尚，作務三載，日增微疾，告假出山。是時萬如和尚為侍者，命送《闢妄七書》并《崆峒判語》，乃接回徑山，同羯磨師住靜。將有二期，觀音殿請萬和尚為板首，予隨進堂，因病中自嘆云：「人命無常，在此呼吸之間，就要討個分曉，即將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如是參究，昏沉竟如山堆一般，總無入手處。至第七日，昏沉稍退。第八日，喫早粥上單，坐到晚間，放又放不下，提又提不起，身心如木石相似。挨到第十三日，經行次，撞著露柱，不覺通身慶快，正所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境界。那時便會文殊菩薩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可惜不遇作家翁，卻似死了不得活。」時內外奮發，盡道這個長老著魔了。一

日詣普賢庵見妙宗師，宗問：「人人說你著魔，果有這等事麼？」予便掌云：「不可貴耳賤目。」宗當時面赤，予云：「老師還知麼？」宗便口裏亂罵，予云：「你著魔了。」一日到東坡池見雪嶠大師，師便起身，予問云：「畢竟一歸何處？」大師舉箸云：「請餛飩。」予云：「一飽忘百饑。」大師休去。一日至真寂禪院，因永覺和尚設有三問，一問：「威音王以前是何人受戒？」予云：「胡張三，黑李四。」二問：「戒光從口出，非青黃赤白黑，且道果是何色？」予喝一喝云：「且道是何色？」三問：「破戒比丘因甚不落地獄？」予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年三十五到顯聖參爾密和尚，禮拜起，爾便問云：「那裏來？」予云：「徑山來。」爾云：「老人在甚麼處？」予云：「適纔與和尚相見了也。」爾云：「即今孽？」予云：「又要重說偈言。」爾云：「增錢不如再看。」予一喝便出。一日到雲門結制，六如師落堂問眾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予便一喝，六云：「好一喝。」予云：「好在甚麼處？」六亦喝，予云：「不是你家茶飯。」六云：「是那家底孽？」予又一喝云：「高著眼。」六云：「莫不是天童來底孽？」予云：「作賊人心虛。」六休去，遂有結茅之意。因到太倉三載募緣，並無塵境之礙，至三十九歲仍回明珠堂，掩關作一偈云：「凌霄峰下明珠現，腦後神光常覿面，耀古騰今遍界施，巍巍獨坐金剛殿。」年四十二出關到天目山，禮高峰、中峰二祖塔，兼訪古淵兄，古云：「何不往金粟親近老人去？」年四十四，欲到天童掃塔，適費和尚應請天童，承古兄有書相招，予往武林，遇和尚于艮 山門外殊勝院，相見次，和尚便問：「我手何似佛手？」予云：「那個男兒沒有？」尚云：「我腳何似驢腳？」予云：「不妨步步踏著。」尚云：「上座生緣在甚麼處？」予為手舞足蹈，尚云：「且坐喫茶。」予遂到天童掃塔畢，過雪竇，見石奇和尚留住客寮，屢將頌古相呈，亦蒙珍賞，再三委住大梅，堅意不允，復回太倉住靜。年四十七，聞費和尚離超果至太倉經過，予往接，多蒙慈誨，隨到福嚴知客寮。一日，尚問：「梧桐葉落傳秋信，一語投機事若何？」予云：「金風體露。」尚云：「再下一語看。」予便禮拜，尚云：「墮也。」予便一咄，尚云：「墮也，墮也。」予連咄兩咄便行。次日，尚復問大方，再下一語看，予云：「昨日與和尚道過了。」尚云：「阿誰證明？」予云：「賴有和尚在。」拂袖便出，遂呈一偈：「金風體露正堂堂，禮拜分明絕覆藏，昨日與師道過了，今朝何必更商量？」尚閱畢，問云：「如何是你的全體？」予云：「無毛鷂子貼天飛。」次日，尚又如前問，予云：「象王行處絕狐蹤。」尚云：「這個是古人的。」予云：「即今請和尚道。」尚云：「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予云：「案山點頭

了。」尚云：「向汝道甚麼？」予云：「瞞別人即得。」尚便起身，將予推出門外，予時不覺通身汗流，大得箇安樂處。一日，尚垂語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意旨如何？」予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尚云：「未在，更道。」予云：「何處不稱尊？」尚云：「少賣弄。」予云：「要和尚曉得。」是年，和尚有應徑山之請，命予典知藏。越六年，職後堂。一日，尚問予云：「乾峰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如何？」予云：「學人落二了也。」尚云：「只道得一半。」予云：「這一半留與和尚道。」尚云：「我替你不得。」予便喝。次日，侍和尚至御碑亭，偶有一僧提菌子過，尚云：「喫了要喪身失命。」予云：「好個消息。」尚云：「端的在甚麼處？」予一喝便行，尚云：「死活也不知。」一晚，尚問：「獅子為甚麼被文殊騎？」予云：「顯大機，明大用。」尚云：「還在獅子分上？文殊分上？」予震威一喝。一日，進方丈，值尚睡次，因單前有一盆火，尚便問：「做甚麼？」予云：「來呈拈頌。」尚云：「火裏拈得一根毛出麼？」予便喝，尚云：「拈不出。」予云：「要識真金火裏看。」一日，尚又垂問云：「柏樹子幾時成佛？待虛空落地。虛空幾時落地？待柏樹子成佛。意旨如何？」予云：「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師通。」尚云：「又恁麼瞞頇去。」予連喝兩喝而出。尚又問：「眉毛額下生道一句看。」予撒手便行。尚又以拄杖橫按几上，問：「大眾道一句看。」予作掀翻禪床勢，即呈頌云：「掀倒禪床大顯機，翻身獅子露全威。當陽一句超三際，萬仞峰頭撒手歸。」後和尚住維摩，予因事繁告假出山，復至婁東掩關，前後十年，蒙老人屢次著人探望，更承大慈、白嶠二兄相邀往福嚴，予矢志甘繼龍山亮座主之高流。至辛未春，承石丰兄過婁東訪予，時予往徑山完大士像不值，到臨安橫板溪，石丰兄一見便云：「庵村老人特差小弟上徑山建壽塔，欲兄共董其事。」復同至吳江祖師殿，石丰兄要予登舟，予不允，石兄先往，次日予始至，石兄云：「老人要兄承當大事。」予云：「自忖薄福。」石兄云：「不必太謙。」予勉強進見，老人遂掛入室牌，大眾齊至，老人便問：「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意旨如何？」予便喝，老人云：「要道一句。」聲未絕，予云：「雷音動地乾坤震，霹靂驚天宇宙轟。」老人又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予云：「誰不丈夫？」老人云：「未在，更道。」予比時不假思索，隨口頌二首，老人頷之，復云：「你平日間可有拈頌麼？」予云：「昔在徑山後堂寮，曾有拈頌幾則。」老人云：「可呈我看。」予便將舊稿送呈方丈，老人看畢，顧予云：「儘有過人處。」老人即當眾付囑，予時不敢受，飄然竟上徑山。至七月終，往建平，因望

石丰兄，予至廣德。八月中，老人遣石兄送源流拂子到雙徑西慶庵，其晚予亦不允，本山諸尊宿輩諄諄相勸，予始遙禮九拜，復還婁江住靜。時因眾護法懇予開堂，堅意懶出人前，終日土面灰頭，不是匾擔，便是鋤頭，無喜無憂，生平醜拙，今日無端特地剖露，取笑諸方，忘世行道，汝等諸人切莫依樣葫蘆，伏惟珍重。

塔銘

清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禪燈菴大方海和尚塔銘。

前奉　敕整飭關南兵巡道陝西按察司副使婁江錢廣居譔

師諱行海，號大方，古檇李桐鄉人，錢氏子。母沈氏，始有瑞徵，夢紅日而娠，生於萬曆甲辰六月初七日巳時。幼性倔彊，不喜章句。年十四，學騎射。壯欲請纓，閭里皆憚之。時當弱冠，從父母命擇婚，落落自處，澹然也。比見鋒鏑殺傷之慘，遂萌離塵之念，非師乘願而來，曷能發此見地？是歲茹素，入雲棲修淨土。忽忽二十九歲，閱《壇經》，憤激棄室，決意出家，禮徑山無異師披剃，參動轉施為是箇甚麼，疑情隱躍，無有入處。往參天童密老和尚，見云：「弟子不會修行，求慈悲開示。」和尚云：「我也不會修行。」師禮拜，和尚驀頭一踏，當下知歸，只是道不出。此是觸著師之鼻孔，好一消息也。甲戌，得戒於老和尚，作務三載，乃回徑山，同羯磨師住靜。將有二期，觀音殿請羯磨師為序首，遂進堂。師因微痾，自嘆云：「人命無常，爭於呼吸？就參一口氣不來，討箇分曉。」至第十三日經行，磕著露柱，不覺通身慶快，如琉璃瓦子脫落萬丈深岩之下，恰是虛空粉碎境界。次詣顯聖寺，叩爾密和尚，問云：「那裏來？」師荅：「徑山來。」「徑山老人在甚麼處？」「某甲適纔與和尚相見了。」「即今鄭？」「某又要重說偈言。」和尚云：「增錢不如再勘。」師一喝便出。時行腳到婁東，便想結茅，雖出入市廛，而道友皈心，並無塵緣之礙。聞費老和尚杖履經過州中，師見輒契，隨到福嚴寺，結冬休夏，親近甚久，揚眉吐氣，前後十年，常如一日，志尤超卓，不肯遽受付囑。辛未春，石丰禪侶來訪，師云：「浮石老人約兄往承當大事。」師云：「忖己薄福，尤恐負恩。」迨後同見老人，懸入室牌，大眾雲集，老人問：「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師便喝，老人云：「上座要道一句。」聲未絕，師云：「雷音動地乾坤震，霹靂驚天宇宙轟。」又將平日拈頌若干首呈送方丈，老人印可，意即付囑。師知之，飄然它往，暫憩廣德。老人遣石丰禪師齎源流拂子於

雙徑西慶菴，本山尊宿證明，囑云：「付汝一柄拂，了汝參學心，當效脅尊者，利益無量人。」師隨望空作拜。師兩次掩關，閱三年，寒暑勿間，而經論博洽，智光迴露，洵謂時至理彰，不假思索。己酉佛誕日，本州護法吳觀察魯岡、錢憲副大可及四眾人等，啟請師上堂說法，開豁人天眼目，其為全提大用，不異香象渡河，截斷眾流，人人聽之咋舌。自師積半生心力，募造千手眼菩薩檀像成就，亟於庀材鳩工，卜 吉豎梁柱，高插碧漢，不避風雪，勞而稍恙。庚戌二月初五日子時，沐浴更衣，吉祥而逝。夫師世壽六十有七，臘三十有六，行化三十餘載。所著拈頌、法語、偷次六卷，吳太史梅村製序，尚待剞劂，付授弟子有人。其嗣法稱伶俐衲，唯超鳴而已。又優婆夷超祖、超凡，得師根本戒，參萬法歸一有省。惜祖謝世，余與師結方外交，謬蒙獎藉。今超鳴、超空二師紹和尚之志，借檀波之施，新殿巋然，豎起剎竿，可垂不朽。復謀建塔，瘞師靈龕于禪燈菴之西阡，而請余銘之。銘曰：

師乘來顧，接臨濟宗，驀然一踏，三頓同功。世出世法，拄杖如龍，方其有契，密不通風。掩關操履，脫體玲瓏，詞忽倒峽，思若迴颿。西來的旨，提唱婁東，當陽法戰，頭尾雙融。蓋天匝地，具眼稱雄，近昭師德，遠播祖功。真常迴露，以空合空，觸手不犯，弄棘栗蓬。任運自在，躡玅高峰，四生普利，權實我攻。全賓全主，無異無同，英靈好手，機緣恰逢。建立法幢，今古尊崇，紅輪西墜，痛師在衷。一燈長燄，振瞶撕聾，語勒玟石，光徹穹窿。

大方禪師禪燈語錄卷六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